

要目

23·24

本期目錄

現代婦女

第四卷第五六期

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出版

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

主編　曹孟君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經銷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百六十二號

印刷者：漢口新快報印刷所

江北董家溪二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預定辦法

一、優待直接訂戶全年預收訂費二百元

二、訂費收到即按期郵寄

三、郵費另收掛號免加

四、寄滿二百元即行通知

本冊售價二十元

短評

怎樣渡過這難關？

慧

隨着湘桂戰訊的急迫，人們久已緊張的心弦也緊張起來了。

看着盟國軍事上的節節勝利，政治上的步步進展，再回視一下我們的危局和險象，這緊張包含了多少憤慨，苦悶，焦灼和不安呵！這是一個任何人承認的事實——我們在今天已過到一個最嚴重的關頭。怎樣渡過這難關？怎樣使我們好不容易堅持了八年的抗戰能不仍停留在敵進我退的階段？怎樣避免輾轉逃難到今天，仍要再逃難，甚至已無處可逃的厄運？已成爲全國人民，特別是大後方的人民最關心的課題。

尤其是婦女，由於她們和家庭不可分離的聯繫，和在動亂中必然受到的比生命尚殘害更殘酷的蹂躪，對時事也格外關心了。

大部份人的這種種苦悶，憤慨，焦急已隨着時間的醞釀溶合爲更深沉，更堅定的意志和力量，除了少數特殊有錢有勢的人外，再也沒人打算逃，準備逃了。

法國是我們一個鮮明的例證，只要舉國一致有抗敵的決心，在眞正的民主政治下，團結起一切足以抗敵的力量，并有效的運用這些力量，是能挽救危局的。

英美蘇聯也都是我們生動的榜樣，學習他們民主的作風，賢明的措置，英勇的戰鬥精神是會戰勝敵人的。

我們不但要消極的不打算「逃一逃」，而且要積極的多方面聯繫，互相團結，互相督促的去爭取一切可以捐獻自己力量的條件，使任何現在尚未淪陷的土地上的同胞不再有的的危機。已淪陷的區域的人們也應該及早回到自己的故土，用自力收復自己的家鄉。

這已是一個最嚴重的關頭，用全國人民的力量來渡過危機，渡過這難關吧。

紀念一二九！

堅

一二九，這是中國青年開始用行動來號召反法西斯鬥爭的紀念日！這個光榮的日子，同輝煌的民族解放事業是永遠不能分開的！從那一天到現在，整整就是九個年頭了！中國青年接受了五四，五卅，一二九以來的優良鬥爭傳統，愛眞理，愛光明，明辨是非，他們是懂得同人民大衆結合在一起的。經歷了這九年的艱辛苦難，他們并沒有虛度了他們的光陰，而是用無數英勇壯烈的事蹟，奠定了民族解放事業的基礎。無論他們是發揚蹈厲，光芒萬丈；無論他們是默默無息，埋頭苦鑽，但他們一刻沒有鬆懈了他們的努力！

現在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全世界的青年，都同中國青年站在一起了！在反法斯的實際鬥爭中，青年們接受了教育和鍛鍊，也團聚起了堅強的力量。這個力量急速成長壯大，已到了不可戰勝的程度，足以保障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必然勝利，也保障了全世界人民的勝利！

但勝利決不會輕易到來的，人類的敵人——法西斯強盜們，是不會束手待亡的。他們越瀕近死，亡越是要用種種更陰險，卑鄙，惡劣，狠毒，詭詐的花樣，作頑強的最後掙扎！橫在我們民族面前的，還有許多艱險困難，我們還要克服這許多災難，必須經過一段很長同殘酷的爭鬥，而在這長期過程中，不僅要有高度的熱情和堅強的意志，而且需要不斷地加強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才能順利地戰勝敵人！

君哪！還深矣！時機日益緊迫！遙望水深火熱中的同胞，更感到今日中國青年責任的重大！今天萬萬不再是苟安享樂，苦悶彷徨的時候了！中國青年要繼續一二九的精神，就要：

結緊自己崗位，充實抗戰建國的知識和技術！

培養正確的認識，把握現實！

結交廣泛的朋友，一同前進！

同廣大人民密切結合，走向前線，走到敵後，同敵人作堅強的戰鬥！

青年們！整個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們身上，負起推動時代的使命，這正是時候了！

創造的兒童教育

陶行知

創造的兒童教育，不是說教育可以創造兒童。兒童的創造力是千千萬萬祖先至少經過五十萬年與環境適應鬥爭所獲得而傳下來之才能之精華。發揮或阻礙，加強或削弱，培養或摧殘這創造力是環境。教育是要在兒童自身的基礎上，過濾並運用環境的影響以培養，加強，發揮這創造力，使牠長得更有力量，以貢獻于民族與人類。故教育不能創造什麼，但牠能啓發解放兒童之創造力以從事於創造之工作。

我們曉得特別是中國小孩，是在苦海中成長。我們應該把兒童苦海創造成一個兒童樂園。這個樂園不是由成人創造出來交給小孩子，也不是要小孩子自己單身匹馬去創造。我們造一個樂園交給小孩子，也許不久就會變為苦海。單由小孩子自己去創造也許就創造出一個苦海，所以應該成人加入小孩子的隊伍裏去，陪着小孩子一起創造。

一、把我們擺在兒童隊伍裏，成為小孩子當中的一員。我們加入到兒童隊伍裏去成為一員，不是敷衍的，不是假冒的，而是要真誠的，在情感方面和小孩子站在一條戰線上。我曾經寫過一首小詩描寫過我們在小孩隊中應有和不應有的態度：

『兒童團裏撫老翁，老翁個個變兒童。變兒童，莫學孫悟空！你在翻跟斗，也會變過小猴風，小猴風，臉兒模樣般般像，拖着一條尾巴把屁股紅』。

我們要加入兒童隊伍裏，第一步要做到不失其赤子之心，做成小孩子隊伍裏的一份子。

二、認識小孩子有力量。我們擠入兒童生活中，便發現小孩子有力量；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創造力。我們要鑽進小孩子隊伍裏才能有這個新認識與新發現。

從前當曉莊學校停辦的時候，曉莊的教師和師範生不能回曉莊小學任職，私塾先生又被小孩拒絕，農人不好勉強聘請，不得已，小孩自己組織起來，推舉同學，做校長當教員，自己教，自己學，自己辦。並自稱為自動學校。這是中國破天荒的小創造。我聽見了這個消息以後，就寫了一首詩去恭賀他們：

『有個學校真奇怪：大孩自動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學生在』。

寫好之後，交給幾位大學生請他們指教，他們說：盡善盡美。於是用快信寄去。

第三天他們回一封信向我道謝之外，說這首詩有一個字要改。大孩教小孩：難道小孩不能教大孩嗎？大孩能夠自動，難道小孩不能自動嗎，而且大孩教小孩有什麼奇怪呀。……『這一串炸彈把個大學炸得粉碎，我馬上把牠改為小孩自動教小孩』。這樣一來，是更好了。黃泥腿的農村小孩能改留學生的詩，又是破天荒的證明，證明小孩有創造力。

又有一次我到南道湖去推廣小先生寫了一篇一分鐘演講詞，內中有一段：「讀了書，不教人，甚麼人？不是人。我講過後有一個小孩子馬上來說，陶先生，你的演講最好把『不是人』改為

「木頭人」「木頭人」比「不是人」是更好了。因爲「不是人」三個字不具體；椅子不是人，椅子也不是人，而「木頭人」是給了我們一個具體的印象。這也證明小孩子有創造力。我們要眞正承認小孩子有創造力，才可以不被成見所蒙蔽。小孩子多少都有其創造的能力。

三、解放兒童的創造力。我們發現了兒童有創造力，認識了兒童有創造力，還須進一步把兒童的創造力解放出來。

（1）解放小孩子的頭腦，兒童的創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見，曲解，幻想層層裹頭布包裹了起來。我們要發展兒童的創造力，先要把兒童的頭腦從迷信成見，曲解幻想中，解放出來，迷信要不得，成見要不得，曲解要不得，幻想最要不得，幻想是反對現實的。這種種要不得的包頭布要把牠一塊一塊撕下來，如同中國女子勇敢的撕下了裹脚布一樣。

自從有了裹脚布，從前中國婦女是被人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骨骼裹斷，肉裹爛，裹成一雙三寸金蓮。

自從有了裹頭布，中國的兒童，青年成人也是被人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似乎非把個個人都裹成一個三寸頭不可。如果中華民族不想以三寸金頭出現於國際舞臺唱三花臉，就要把裹頭布一齊解開，使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可以突圍而出。三民主義開宗明義就說：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才生信仰，有了信仰才生力量。思想貫通便等於頭腦解放。惟獨從頭腦裹解放出來的創造力才能打退日本鬼，建立新中國。

（2）解放小孩的雙手，人類自腰骨豎起，前脚變成一雙可以自由活動的手，進步便一天千里超越一切動物。自從這個劃時代的解放以後，人類乃能創造工具武器文字，並用以從事于更高之創造。假使人類把雙手束縛起來就不能執行頭腦的命令。我們要在頭腦指揮之下用手使用機器製造使用武器打仗，使用儀器從事發明。中國對於小孩子一直是不許動手。動手要打手心。往往因此摧殘了兒童的創造力。一個朋友的太太，因爲小孩子把他的一個新買來的金錶折壞了，在大怒之下把小孩子結結實實打了一頓。後來她到我家裏來說「今天我做了一件極痛快的事，我的小孩子把金錶拆了，我給了他一頓打」。我對他說恐怕中國的愛迪生被你槍斃掉了。我和他仔細一談，他才恍然大悟，她的小孩子這種行動原是有出息的可能，就向我請教補救的辦法。我說：「你可以把孩子和金錶一塊送到鐘錶鋪，請鐘錶司務修理，他要多少錢你就給多少錢，但附帶的條件是要你的小孩子在旁邊看他如何修理。這樣修錶鋪成了課堂，修錶匠成了先生，令郎成了速成學生，修錶費成了學費，你的孩子好奇心就可得到滿足，或者他還可以學會修錶咧」。小孩子的雙手是要這樣解放出來。中國在這方面最爲落後，直到現在才開始討論解放雙手。在愛迪生時代，美國學校的先生也是非常的頑固，因爲愛迪生喜歡玩化學藥品，不到三個月就把他開除，幸而他有一位賢明的母親，瞭解他、把家裏的地下室讓給他做實驗。愛迪生得到了母親的了解才一步步的把自己造成發明之王。那時美國小學的先生不免也阻礙學生的創造力的發展。我們希望保育員或先生跟愛迪生的母親學，讓小孩有動手的機會。

（3）解放小孩子的嘴：小孩子有問題要准許他們問。從問題的解答裏，可以增進他們的知識。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我從前寫過一首詩，是發揮這個道理：『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禽獸不如人，過在不會問。智者問得巧，愚者問得笨。人力勝天工，只在每事問』。但中國一般習慣是不許多說話。小孩子得到言論自由，特別是問的自由，才能充分發揮他的創造力。

（4）解放小孩子的空間。從前的學校完全是一隻鳥籠。改

良的學校是放大的鳥籠。要把小孩子從鳥籠中解放出來。放大的鳥籠比鳥籠大些，有一棵樹，有假山，有猴子陪着玩，但仍然是個放大的模範鳥籠，不是鳥的家鄉，不是鳥的世界。鳥的世界是森林，是海闊天空。現在鳥籠式的學校裏培養小孩用的是乾鹹菜的飼料，當心我們小孩子的精神營養非常貧乏。這還不如填鴨。填鴨用的還是滋養料讓鴨兒長得胖胖的。我們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間讓他們去接觸大自然中的花草，樹木，青山，綠水，日月，星辰以及大社會中之士農工商三教九流自由的對宇宙發問，與萬物為友，並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學習。創造需要廣博的基礎。解放了空間，才能搜集豐富的資料，擴大認識的眼界，以發揮其內在之創造力。

（5）解放兒童的時間，現在一般學校把兒童的時間排得太緊。一個茶杯要有空位方可盛水。現在中學校有月考，學期考，畢業考，會考，升學考，一連考幾個學校，有的只好在鬼門關去看榜。連小學的兒童都是受着雙重夾攻。日間由先生督課，晚上由家長督課，為的都是準備趕考。拚命趕考還有多少時間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會的寶貴知識呢？趕考和趕路一樣。趕路的人把路旁風景趕掉了，把一路應該做的有意義的事趕掉了。

除非當醫生救人，路是不宜趕的。考試沒有這樣的重要，更不宜趕。趕考首先趕走了臉上的血色，趕走了健康，趕走了對父母之關懷，趕走了對民族人類的責任，甚至於連抗戰之本身責任都趕走了。是要不得的，這是趕考把時間趕跑了。我個人反對過分的考試制度的存在。一般學校把兒童全部時間佔據使兒童失去學習人生的機會，養成無意創造的傾向，到成人時即有時間也不知道怎樣下手去發揮他的創造力了。創造的兒童教育首先要為兒童爭取時間之解放。

四、培養創造力，把小孩子的頭腦，雙手，嘴，空間，時間都解放出來。我們就要對小孩子的創造力予以適當之培養。

（1）需要充分的營養，小孩的體力與心理都需要適當的營養。有了適當的營養，才能發生高度的創造力。否則創造力就會被摧殘而至於夭折。

（2）需要建立下層的良好習慣，以解放上層的[illegible]俾能從事於高級的思慮追求。否則必定要困於日用瑣碎而不能向上飛躍。

（3）需要因才施教，松樹和牡丹花所需要的肥料不同。你用松樹的肥料培養牡丹，牡丹會瘦死，反之你用牡丹的肥料培養松樹，松樹受不了，會被燒死。培養兒童的創造力要同園丁一樣，首先要認識他們，發現他們的特點而施以適宜之肥料，水分，太陽光，並須除害虫，這樣，牠們才能欣欣向榮，否則不能免於枯萎。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創造力最能發揮的條件是民主，當然在不民主的環境下創造力，也有表現。那僅是限於少數而不能充分的發揮天才。但如果要大量開發創造力，大量開發人礦中之創造力只有民主才能誘引，只有民主的目的，民主是方法才能完成這樣的大事。美國杜威先生（不是候選總統之杜威而是哲學家教育家之杜威）最近給我信說「現在世界是聯繫得這樣密切，如果民主的目的與方法不能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裡普遍的樹立起來，我怕牠們在美國也難以持久繁榮」。民主應用在教育上有三個最要點：

（1）教育的機會均等，即是教育為公文化為公。我們要求貧富的機會均等，男女的機會均等，老幼的機會均等，各民族各階層的機會均等。

（2）寬容和解放教育者要像愛迪生母親那樣寬容愛迪生，在愛迪生被開除回家的時候，把地下室讓給他去做實驗，我們要像利波老板寬容法拉第。法拉第在利波的鋪子裏作徒弟，訂書訂得最慢，但是利波瞭解他是一面訂書一面讀書，終於讓法拉第在實學上造成輝煌的功績。

（3）在民主生活中學民主。專制生活中可以培養奴才和奴隸，但不能培養人民做主人。民主生活並非亂七八糟沒有紀律，民主要有自覺的紀律。人民只可以在民主的自覺紀律中學習[illegible]人翁。在民主義的號召之下每一個人之創造力都得到機會中，而且每一個人的創造力都能充分解放出來。只有民主才[illegible]最大多數人的創造力，並且使最大多數人之創造力發揮[illegible]來。

戰時的婚姻與家庭

江湖

中國的婚姻與家庭制度，曾長期的保持在封建關係上，成爲宗法社會的支柱之一。近百年來，遭遇了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和中國社會自身的發展和變化，婚姻與家庭才開始質的轉化，但由於中國社會未得遵循社會的一般發展而發展，它在主觀和客觀，內部和外部諸條件的影響下，走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況，於是婚姻與家庭制度，在質的轉化上，也不能逃出這種社會性質的規定。純粹的封建婚姻與封建家庭雖在漸漸解體，但封建的婚姻與家庭，並沒有完全蛻化成近代的形態，年青的男女已不能滿意或接受家長包辦的婚姻，封建的大家庭組織，都經過如麻的紊雜糾紛，演成悲劇而紛紛沒落：這是轉化的一面；但同時，包辦婚制也並未完全退席，它和自由婚制同時存在着，前者顯著的仍立基於封建的買賣關係之上，而後者則轉化爲半殖民地商品性的買賣關係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家庭是兩重性的，它一方面依然要爲衰微的宗族提供子嗣，一方面要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兩重性勞動，提供勞役，並且無論城市或農村的家庭，都必須同時承受一切新的社會災難。

抗戰給予了中國婚姻與家庭很大的影響，並現出許多特殊的內容與意義，其性質也變得更不單純。如果純就理論上說，我們進步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最後是必然會給我們的婚姻與家庭制度[illegible]一個更接近理想的完美發展[illegible]的，戰爭中婚姻與家庭直接受其破裂；戰爭對於婚姻與家庭制度有所改造或貢獻，那都是在很遠的將來；第二、我們的戰爭，在進行的過程中，未曾充分而積極的發揮其進步性，甚至有時還是背棄了它，這就直接的促使戰時的婚姻與家庭，陷入更混亂更不幸的境地。

不過戰爭也有使我們現在就能看見的貢獻，就如宗法的家族制度，經過這次戰爭，已走上澈底被摧滅的道路。儘管有人爲此哀嘆惋惜，但我却認爲這是一件好事。因爲早一日結束了它的命運，就是我們在舊歷史的道路上少耽擱一日。本來中國家族制度的崩潰過程，遠在鴉片戰爭之前就已開始，但直到如今，還在那些殘餘的封建氏族和士大夫階層間殘存，沒有澈底的消滅於中國社會。現在它遭遇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壯闊的戰爭，這戰爭在發展的速度上和空間的深度與廣度上，都是驚人的。古老的家族組織，單就遷徙避難一點來說，它的笨重和遲滯，就無法適應現代化的戰爭了。正如一隻巨象蹣跚在鐵軌上，要以它遲重的步伐閃避過疾馳而來的列車，那是非常困難的。中國的家族制度，就在這一掛抗戰的列車下被最後壓碎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只消看下面的事實，就足以了解的。

第一、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已絕少見到（或者根本沒有了）一個大的家族從戰爭中完整的遷徙出來。這不僅由於家族組織本身不便於移動，而且最重要的還是經濟上不容許。原來大家族制度是建立在封建的土地關係之上，沒有土地做基礎，大家族就無法存在。然而土地不能隨戰爭的發展而隨之移動的，戰爭逼近，不得不脫離災難的時候，家族的份子就分散了，於是，與土

地內相分離，而戰爭又是長期的，分離一經繼續，土地所有權以各種各樣的原因和方式發生轉移，於是舊的殘餘的家族制度，就在它塌圮的基礎上徹底崩潰了。

第二、以此為基礎，人們的家族觀念也就隨之淡薄或消失，那一套嚴謹有序的宗法等級制度，如對祖先的膜拜，以及對宗接代的宗法觀念，已被戰爭所冲刷。雖然仍不乏數典懷宗的人，但在流徙中依然能有介意的祭祖與宗的，似乎並不多了。這種繁文縟禮，自然的在社會中被漠視被拋棄，並沒有人覺得奇怪。相反的，所有這些宗法制度，人們會感覺是一種不必要的束縛。

經過這次戰爭，中國家族制度將被破壞摧滅，戰後我們將難見到大家族的組織存在了，這是被歷史所規定了的，若果有人覺得這會使中國社會組織失去穩定的因素（註一），那我們對這樣的人，無話可說，只好請他去守住自己的宗廟好了。

戰爭分解了家族制度，同時一般的家庭也夠受了戰爭的影響，發生很大的變化，表現出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了解這一點，我們先看戰時婚姻的變化，因為家庭是通過婚姻而組織起來的。

婚姻在戰爭幾年來的變化是深入的，首先我們可以覺察出婚姻的紐帶一般的鬆弛了。這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一切封建的教條和家法，一般的已在男女兩性間失去作用，婚姻的決定權從家長手裏轉移到子女自己的手上。完全憑家長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立的婚姻，已很少了，就是在農村裏，家長的這種權威也漸漸削弱。這具體的表現在許多農村婦女可以任意和駐軍或者外來人姘合，雖然這裏而仍含著辛酸的一面，她們是被生活所逼迫，但也有的是為了丈夫遠去，單純的為着性的苦悶而另行改嫁的。姑無論她們的情形怎樣，這都足以說明封建教條已經不能束縛她們的行為，這種情形在城市裏是更為明顯的。普遍報紙上的結婚廣告，多是「我倆情投意合」或者「經某某介紹」而結婚的，有的雖說是「奉家長之命」或「徵得雙方家長同意」，實際上這多是抄襲既成的廣告公式，家長在這上而起支配作用的實在很少。

另一方面的意義，即使婚姻關係成立了，此種關係也不一定能長久的維繫不變，雙方並沒有受結婚的約束，並非一經結婚之後，一方就必須永為另一方做妻做夫，好像盡一種絕對的義務一樣。結婚在雙方已經沒有這種絕對的義務了。一個偶然的原因，也足以把婚姻關係解除，而另建立新的婚姻關係。

於是，戰時婚姻就表現出另一個現象、就是婚姻糾紛的頻繁，和離婚者的增高，根據報紙廣告統計，離婚廣告的數量，約等於結婚廣告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又據統計，民國三十二年度昆明地方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共一四二六件，其中八八五件是財產爭執，其餘五四一件，純粹是婚姻訴訟，佔全部民事案件三分之一；民國二十八年度，該院受理的婚姻案件只有八件，與三十二年相較，增加到六十八倍之多（註二）。這一個小小的統計，就助我們說明了所要說明的一切。可是必須明白，中國司法制度的腐敗，使人民非至不得已決不走進法庭，所以實際的離婚數，將數倍於根據法院的統計；報紙上常有委託律師聲明而私下解決婚姻糾紛的事實，可以做一個旁證。戰時離婚的增加，這已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事實。另外經過分析報紙離婚廣告的結果，約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離婚，都是在抗戰以後才結婚的（註三）。所以近年來，表現在離婚問題上的，不僅離婚的絕對數增加，而且離婚的頻率也是絕對的增大了。

這問題是很容易了解的，離婚是一個社會問題，而戰爭正是一個社會內外都充滿許多不可解消的問題時而發生的。在戰爭中，一切社會問題有的或更擴大，有的或新產生。而作為社會問題之一的婚姻問題，在戰爭的混亂基礎之上，於是更紛亂和複雜起

來了，它隨着戰爭的破壞性而擴大開來；同時又由於新的社會因難在戰爭中不斷的增長，各種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在繼續深化，必然的引起了這不幸的事實，我們還可以預知，在未來的數年中（即使抗戰結束後）離婚率還要繼續增長上去的。

分析起來，當前的婚姻問題，還表現了下面一些特徵：

第一、戰爭使固有的家庭分裂，許多丈夫和妻子，被遙遠的地域所隔離，他們在逃亡中有的長久斷絕了音訊，有的或者不耐苦居，而戰爭所帶來的一切煩惱，更迫使他們要尋找安慰，於是就根本另娶了。他們有的可能是借這個機會，擺脫舊的不滿意的婚姻，而多數則是隱瞞着在淪陷區的妻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建立了新的家庭，人們呼之為「偽組織」。在淪陷區的婦女，有的參加了實際的抗敵工作，她們深切的體察到自身的命運，也有不滿過去的婚姻而另行結婚的，也有為了丈夫遠在後方，無任何接濟，或者丈夫被征遠去，逼於生活而不得不改嫁了。但最普遍的情形，恐怕還是苦守寒閨，尚不知自己已是被棄人。重婚和遺棄，普遍的存在着，即使法律也不能合理的來解決問題（註四）。現在由於地域和其它條件的限制，實際上這問題的嚴重性，比較已經表現出來的要嚴重數倍。最後的重大爆發，將在抗戰結束以後，那時法院和律師，將被這纏不清的糾紛所煩難。

第二、雖說婚姻的紐帶已經鬆弛，但婚姻卻相反的被支配在商業契約中和封建的買賣關係上。就是我們上面針提到過的婚姻的兩重性，它依然留存着。在這種婚姻關係上，婦女仍舊沒有獨立的人格與意志。被支配在封建買賣關係上的固不容說，就是那些逃出了樊籠的，實際上卻同時走入商場上去了。商場也許比樊籠的確寬朗些，但卻有柵窗阻隔着。而所謂婚姻自由，只是她們可以通過結婚的名義，把自身置身於商業市場，自由的待價而沽罷了。這種商業買賣的婚姻，抗戰幾年來，發展到最高的境地。只要價錢適合，身份和等級都再限制不住這種買賣（註五），「神聖的一夫一妻制」，掩蓋着賣淫的實質，所謂「婚姻自由」，只是讓暴發戶和豪強者可以任其所欲的買入別人的靈肉吧了。

第三、近年土地所有權在急劇的轉移中，豪紳地主在農村裏的權勢更趨絕對化，一般的婚姻都被支配在土地關係上。就是說，地主的權力支配了農民的婚姻。在淪陷區，這種支配權是直接掌握在漢奸和敵寇手上。廣大的男女青年農民，他們結婚，常常受到地主的干涉，有時地主可以直接強逼某婦女為他人或為自己的妻妾；淪陷區漢奸和敵寇對人民婚姻的干涉，更有時如中世紀歐洲的領主一樣，農民結婚，須先徵得敵寇允許，甚至要剝奪新婚者的「初夜權」（註六）。人民在不斷的災難中，被迫出賣妻女，淪陷區人口買賣普遍而公開的進行着，像買賣豬狗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婚姻毫無自由意志可言，完全陷入罪惡的目的和干涉之下。

在地主權力統治下的農村婚姻，主要還是以增加和增殖勞動力為目的，收童養媳，強逼不成年的或年齡不相當的男女結婚，就是如此。『涪陵（四川）王保長收了一個兒媳婦，新郎才十四歲，新娘是二十五歲了，有人讚賞說：「真虧了保長會打算盤，接一個女媳婦來做活路，他們明年的收入，一定會不錯哩！」』（註七），這一類事情，在中國農村裏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

第四、由於中國在政治上還保存着封建權勢，婚姻成為政治聯姻的手段，或者作為攀越權貴為官為宦的工具，所謂「裙帶關係」已經相沿已久了，戰爭並沒有改變這種狀況。勿寧說，由於官僚化深一步的腐蝕着我們的政治，權勢者成為天之驕子，法律不及於他們的頭上，他們利用權勢逃脫戰時的國民負担和義務。於是上下更膜拜於權勢，人們總願攀上一個「關係」，有的就不

體以自己姊妹或女兒供犧牲了。這對我們也並不是生疏的事，婚姻的關係，在這方面說，就是政治的關係。自然，這種情形不存在於下層的勞動人民之間。

第五、舊的婚姻的桎梏，在基本上是鬆弛了，可是及齡的青年男女結婚者，在數量上相形之下並未增加。儘管戰爭破壞着我們男女人口的均衡，使婦女相對的增加起來，產生了大量無配偶的女人，可是相反的，及齡的男子，也是普遍的得不到一個應有的配偶。所謂「曠夫怨女」，在不斷的增加，這是非常矛盾的現象：表現在相同的原因上，還有一般青年男女的結婚年齡，也在提高着。我們認為這種反常的現象，並不意味着別的什麼意義，它只說明着人民實際生活已走入空前的困難中，以經濟狀況為轉移的結婚，不能超越個人的經濟境遇之外而舉行。人們在估計了無法結婚的時候，就自覺的控制了本能的慾望，或者期待一個較好的時間。然而物質生活的困難，卻一天甚似一天，青春在期待中就延過去了。我們到處可以碰到歇斯底里的老處女和「老處男」。被儒家認為不治之世的象徵的「曠夫怨女」的廣泛存在，我們已經見到了。

第六、另一種現象是租賃式的同居關係的存在和普遍。這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名符其實的租妻與妾制。這種關係是雙方經過一定的契約關係而成立的。就是在若干時限以內，結約的女人有遵從這結約的男人的需要，隨時與之同居的義務。男的每年交付若干的報酬，直到規定年限滿了，或者男的不再願繼續訂租約定而後已〔註八〕。這種租妻與妾，雙方都是為了經濟上的困原和打算，「較有錢的男人，因為沒有兒子，深恐絕嗣，討小老婆則又限於財力或其他關係不能實現，於是就典個路頭妻來生兒接代」。一般路頭妻的女人，她們大多有丈夫，因為生活無法維持，不得已才典了老婆〔註九〕。

另一種情形，就是通常被人譏為「扎姘頭」的關係。流行甚為普遍，有公開的同居關係而並非真正的夫妻關係。許多男人因家眷留在淪陷區，於是在後方暫時勾搭上一個女人同居就算了。既然結婚的手續和儀式，他就可以逃避法律上的責任。只要一旦分離，關係可隨時停止。這實際上也無異是暫時的租賃妻妾，只是女的並不訂約，而男的獲得了更多的方便，在時間上都無何限制罷了。女的則為支付出一切，來承受隱瞞，欺騙，誘惑以及最後被遺棄的命運。

這兩種特形，只是在程度上和形式上有些差別，實際上可說都有租賃性的。不過前一種更帶着封建性罷了。

戰時婚姻表現了上述諸特徵，很自然的影響到戰時家庭的性質和組織等各方面。

中國舊有的宗族制度在戰爭中崩潰，這是事實之一。另外舊的家庭組織也在戰爭中紛紛解體了（注意，家族與家庭是不同的）。這中間因於戰區和淪陷區的，則是直接由炮火所摧毀，或妻離子散而瓦解，或家破人亡而根本消滅；屬於大後方的，則多半由於經濟境況的變遷，維繫一個家庭組織的經濟力一旦減弱或者喪失，家庭的組成分子就各自分散了。最後導致家庭的分裂或者瓦解。

舊有的家庭瓦解了，有許多的家庭建立起來。可是新的家庭，仍然建立在舊日的基礎，由於戰時經濟的畸形發展。目前已走入一種異常艱苦、極不均衡的狀況，一般國民的物質生活已降低到不堪想象的程度，建立在這樣一個艱苦困難的危機上的家庭，其基礎當然是動搖的。只要稍遇一點風雨，家庭的危難也就隨之來臨了。比較好一點的家庭，也難免不發生爭執；情形不大好的，可能就走上分裂了。戰時的家庭，很多是解體了又建立，建立了又解體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戰時的家庭不再是一個永久的牢固的結合，它不能維繫和團結整個家庭組成分子的任務，而每個組成分子也不能從家庭裏得到什麼樂趣和幸福。家庭有時似乎只是人們的一個暫時歇腳所，有如路邊的一所茶亭一樣。

戰時生活的艱苦一天甚似一天，家庭和個人都沒有得到任何休息的機會。人們在困窮和顛沛的生活內，爲了減輕生活的重荷，許多家庭都不願增加人口，多有子女。於是墮胎、殺嬰、棄嬰等事情盛行。這上面所引起的道德問題我們且不談，從這單純的事實上來說，就是以引起家庭組織的範圍縮小。目前就是僅只包括夫婦兩人的家庭也是不少的。人口興旺的家庭，那往往是屬於富有者罷了。

農村的家庭人口，也是在同樣情形下減少。不過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青年壯丁的出征或逃亡，使家庭裏只殘存了衰老的翁媼和幼弱的妻室子女。年青的男子，很少逗留在家庭中，不合理的兵役制度，把農村的青年男子大批的趕出了家庭，流浪在外面。農村的家庭，好像只由老弱和婦孺組織而成。這是到過農村去的，都看得到的。成年男子從家庭組織中退位出去，這種家庭是[illegible]，這種家庭，正如農村裏蕭瑟的茶舍，經常籠罩在黃昏的[illegible]，毫無幸福和樂趣。

家庭人口的減少，還包含着另一個社會問題，就是由於打胎、殺嬰和棄嬰等行爲流行，同時廣大的農村又減少了有生殖能力的青年男子，於是很自然的，人口增殖率降低了，這對於我們還是嚴重的問題。中國人口的增殖率，本來已經很低，經過這次戰爭，更顯得減少。戰後如何恢復我們的人口，家庭問題是重幾有關係的。但這裏顯露着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一方面需要增殖人口，而另一方面戰時家庭卻背着這個方向。不久前有人一時高興曾[illegible]生育節制[illegible]「悲觀」起來。衍角卷尾的弊病卻更多了。這種矛盾性，還表現在戰時家庭問題的各方面，就如以目前農民的家庭來說，它是担負着提供兵役和勞役的任務的，可是各種苛擾和經濟上的壓榨的剝削，卻使農民的家庭走上破落走上瓦解⑫；同樣的情形，城市的小市民和勞動者，也面迎着失業和改雇，其家庭也走向破滅或分裂。這樣，家庭在這矛盾的上面，削弱或完全喪失了它的社會作用。

戰時的婚姻與家庭問題是極其複雜的。解決它，自然以抗戰的勝利爲條件，然而，現在或者抗戰勝利時也要經過無所畏懼的若干社會的基本改革，才有濟於事。這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盡的了。不過我們可以順便一提，戰時複雜的婚姻與家庭問題，則決不是什麼用教育轉移婚姻的道德觀足以解決的【註十】。這是離實際太遠的玄想，觀念不能改造現實，是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

（註十）有人這樣說：「中國家族制度對於許多社會病態都有極大的影響，尤其是貧窮、貪污等，但其對於中國社會組織的穩定，社會救濟的替代等其功也不可沒。我們目前是否需要這種制度的維持，是一個問題；而最重要仍是希望能控制它的變遷，勿使之造成種種不良的結果。」（婦女月刊第二卷第四期陳定閎「戰時家庭問題」）這種思想，除了使我們覺得好象戀戀不捨的抱着僵尸而外，不會有別的感覺。

（註十一）根據昆明地方法院的統計。

（註十二）陳定閎先生有個類似的離婚廣告的分析，他得出的結果是：有二分之一是結婚一年左右，而且都是戰後才結合的。他或者是根據二十七年的材料，大體

上在趨向上是一致的。參看婦女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戰時家庭問題」。

（註四）如法院當受理了這類案件以後，開庭時，推事大都以「夫唱婦隨」，「從一而終」等惡心的說教來進行和解，這實暴露着一種偏私的觀念，在司法上潛存着，同時也表現法律無能。

（註五）例子到都有。暴發的商人最幸運，他們可以擁有三妻四妾：大學生也不再以嫁汽車司機或作人小妾爲卑賤。曾有這樣一個傳說，有一位教授托人向一位女士求婚，那位女士憤憤地回答道：「有一位司機向我求婚，我都拒絕了。難道還嫁給一個窮教授？」窮教授的身份是視有錢的司機而下之。

（註六）一位在前綫工作了六年的朋友，他供給過我這樣一段材料：在山西沁陽城內，敵人設有所謂民事機關，專門辦理民間的死亡、出生、結婚等登記，如果有婚嫁的，一律須事先請得住在當地的一個大尉允許，方准結婚。旣蒙允准後，要感謝大尉，方式一律是新郎將「初夜權」奉獻給大尉，沒有例外：在山西中條山和太行山一帶，民間結婚，須有漢奸或敵特務人員參加，新娘子則應任其調戲，毫不能拒絕或反抗，高興時，是夜可以喧賓奪主，實質上和沁陽的情形，並無二致，不過沁陽只是更典型些罷了。

（註七）見卅三年四月十六日新華日報「涪陵通訊」。

（註八）如浙西一帶盛行的典妻制。就是一例，「典路頭妻好像典房子田地一樣，事先訂好契約，雙方言定期限六七年到十二年（十二年以上的極少）每年由男邊給女邊幾担穀米，幾塊錢另用。女的仍住在自己家裏，隨男人高興，來就共住幾夜，不來就算。在典期內所生子女，統屬於男邊」（詳見「浙江婦女第四卷第一期「麗壽山姊妹們的遭遇」）。

（註九）見同註八。

（註十）「婦女新運」編者的主張就是一例，詳見中央日報「婦女新運」第二二五期（三三年六月四日）

徵稿條例

一、本刊徵求下列各項作品

1.婦女運動之理論

2.婦女修養與學習之指導

3.各少數民族各階層各地婦女生活報導及動態

4.婦女工作經驗之介紹

5.婦女生活常識

6.婦女參加抗戰之英勇故事，及小說，詩歌戲劇等文藝作品

7.世界各國婦女動態

二、本刊設信箱一個，尤希讀者能多提具體問題，本刊編者可能時予以解答。

三、來稿最好不超過三千字，如爲固定著作，須自成段落。

四、來稿本刊有删改權，不願删改者，請預先聲明。

五、來稿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回，如投稿人願退還時，須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

六、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寫眞姓名，并註明通訊處。

七、來稿經刊載後酌奉薄酬每千字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

八、來稿請寄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本社。

學習與修養

怎樣教兒童唱歌

晉從

⊙教兒童唱會一支歌是很容易的，教兒童唱好一支歌卻不容易，就拿最普遍的國歌來說：國歌差不多每一個兒童都會唱，但幾乎十個就有九個唱得不準確，不是把句子讀破了，就是把拍子任意改變；至於什麼地方應該強？什麼地方應該弱？怎樣表情等等，那更不用說是無法把握。這是什麼原因呢？一句話，兒童缺乏組織觀念，他們對任何事物，都還只看片面和局部，不能調和整體，所以才有這樣毛病產生。怎樣糾正這個毛病？怎樣補救這個缺點呢？我可以貢獻幾個方法，給擔任兒童歌詠工作的朋友作參考。

養成節奏觀念：這觀念的養成，在音樂教學時時將得到很大的幫助，小孩子唱歌常不依照節拍，將音符的時值任意延長或縮短，使樂曲失去完美性，而令聽者有格格不入的感覺。訓練兒童養成節奏觀念應在上音樂課時多加注意，每次上課可抽出二三分鐘時間練習拍拍子拍節奏，這樣的訓練方法對兒童不會感到枯燥。反之，兒童的天性是好動愛新鮮的，每次以不同的拍子和節奏教他們在桌子上和手掌上拍着練習，他們會感到很大的興趣，也學得很快。久而久之養成一種習慣，從習慣而得到經驗，從經驗得到能力。這能力的得到同時已使他們養成很強烈的節奏觀念。這觀念養成的重要，除卻便於音樂施教，[illegible]學習音樂的先決條件下，還影響到兒童年齡漸大，以至成人對音樂的興趣。據音樂心理學家的研究，一個無節奏觀念的人，常不易受音樂的感動。要想普及我國音樂教育，養成兒童節奏觀念是很重要的。

怎樣糾正兒童唱歌音高的準確　兒童唱歌時音高的不準確，常使教學者感到頭痛而又苦無方法糾正。一支有很多臨時升降半音的歌曲，固然是不可能教好。（富有音樂天才的兒童當然例外。）但大多數兒童往往遇了幾自然音階裏的4音和7音都不準。這4音和7音在一個樂句裏僅是經過音（Passingtone——這是和聲學上的一個名詞，意即從某一樂音同方向進行至另一樂音，其當中經過之一樂音或數樂音稱之謂經過音。如3 4 5之4音即係經過音。）時，他們可能唱得很準。但這二音若跳躍在前後各音跳進的樂句裏，他們就很難唱得準確了。舉個例：你要是從一個小學門口經過，正值他們升降旗或集會唱國歌時，你可以注意他們唱到 $\dot{1}070\dot{2}0\dot{1}0$（以建民國）這一句時，一定把它唱成 $\dot{1}060$（以建）$\dot{2}0\dot{1}0$（民國）。這個錯誤在很多中學裏的音樂教師也沒有注意和設法糾正。這種半音唱得準確的方法，也是須賴平時有所訓練。如令兒童跟着琴音反復唱習半音（如 ‖:3 4 3 4:‖ 或 ‖:7 1 7 $\dot{1}$:‖）再把音階畫成圖表，幫助兒童了解音階的組織和音程的關係。還有以手勢引導兒童聲音升高和降低，都是很有效的方法。

怎樣唱半拍音，樂曲中遇到從後半拍開始的樂句，或一樂句中有一字唱二個音，而前一個音唱一拍半一個音唱半拍，如黃自作曲之花非花中 |5 5 $\dot{1}$ 6.5|（夜半來）一句時，「來」字的「5」音總是在第四拍就唱出來了，為避免這個錯誤，可先[illegible]（即曲

調）時，先把譜改成 6 6 5 來教，等唱詞時把第二個6音去掉，再改爲第一個6音的延續。這樣，上述常犯的癥結可沒有了。至於樂句中從後半拍起始的歌曲，如劉雪厂作曲的中華兒女一曲中，很多處都是由半拍起始，第一句 | 0 0 0 3 5 6 | 1 6 2 5（我們是 中華 兒女）我們教這歌時有一個方法，是令兒童在第一小節第三拍的前半拍很快的吸一口氣後立刻就唱「我」字。急速吸一口氣的時間恰爲半拍。那麼他們再不會將「我」字唱成一拍，而將樂曲的節奏改變，失去激昂，勇敢的情緒。

怎樣糾正唱歌加花音的惡習　無音樂知識的成年人與兒童最容易犯這毛病，如國歌中 5 | 3 2 1（主義是從）一句總會唱成 5 | 3 2 3 2 1（主義是從）像這種情形，可在教詞時將「是」字唱得特別誇張些，並令唱者在唱該音而未換到別一音時，把那個音唱得直而硬些就行了。

怎樣教兒童換氣　關於這一點，我們不主張訓練兒童以機械的呼吸方法，因爲兒童缺乏生理上的常識。比如你告訴他：把氣吸到腹部後須用橫膈膜控制，小孩子就不知道橫膈膜爲何物？所以這種訓練很難收到效果。況學習聲樂的成年人對呼吸練習尚感枯燥，對小孩子當然是更不適合的了。但我們贊成兒童唱歌時知道應在什麼地方換氣，不讓他們任意換氣，致失歌詞意義，而使兒童失去對音樂完美的鑑賞力。

怎樣指揮兒童唱歌　首要養成兒童服從指揮的習慣，這習慣養成的方法，可在教會一個新歌後，以簡單的指揮手勢令兒童一面唱一面自己對拍子。那麼兒童習慣了指揮動作後，齊唱起來就會很整齊了。兒童齊唱遇到節奏較複雜不易唱得整齊的歌曲時，可採用「一音一揮」的方法。

以上幾點，只是我最近教小學生唱歌的一些經驗，自然還不能夠包括「怎樣叫兒童唱歌」這個題目的整個的內容，還希望對教兒童唱歌有經驗的朋友們指正。

十一月廿九日踏水橋畔

我怎樣教導兒童

戚錚音

在兒童保育工作的四年中，我特別喜歡一個愛好自然科學的孩子。

他進院的時候，還只有八歲。因爲他的父親從軍去了，母親養不活心愛的孩子，請求保育會，送院來教養。

到會的那天，我正在會裏，母親帶着他進來，辦完了入院手續，就自己回家，把他留下來了。他沒有哭，也不說什麼默呆呆地站着。母親卻是包着兩眶淚水離開孩子的。

會裏沒有一個小伴侶。天黑下來了，他一個人坐在屋角裏，呆呆地不出一點聲音。「阿[illegible]，你想什麼呀？」我猜定他想起媽媽來了。「不，我不想什麼。」小眼眶裏包着眼淚似的回答了我。「明天就到保育院，那裏有許多小朋友，有書本，有玩具，明朝就坐汽車去。」他就高興起來了，天真地盯住我的臉。

他堅定倔強的個性開始就被我注意。

入院沒有多久，他的母親就來信告訴我，他的父親作戰陣亡了，要我把這消息永遠瞞住他的孩子。但我沒有瞞他。我拉住了他，講述了一段歷史上孤兒奮鬥的故事，和我自己的父親死後，衝出家庭來求學的經歷，再說到在抗戰中敵人的種種殘暴行爲，最後才告訴他父親的死。我知道還給他的不是悲痛而是仇恨，不

是良法，而最要堅定要有毅力。

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在每一個小動作上，他表現着簡單、敏捷、有條理。住院的第一年，他就被推爲中隊副。在他有條不紊地參與在五十多個孩子的生活和工作中，成爲隊指導的一個得力助手。隊指導把每一件事通過他去接近每一個孩子，通過他去指導進行各種課程。他在孩子羣中間，說着孩子們聽得懂的話，做孩子們都愛做的事。在工作中，他創造了許多大人所想不到的新方法。一年之間，孩子們不停的進步比隊指導直接命令式的教導更有成效，當然周明也大大地見進步了。

他成爲四百個孩子的模範，孩子們公推他做小領袖。但他沒有一點驕傲，每一個大的小孩子都喜歡親近他。

他不願意受課室的支配，更不喜歡整天讀課內的書本，他有愛好大自然的天性。他愛好小動物，植物和礦物，無論一支草，一隻小蟲，一片磁鐵，一條皮綫，他都像寶貝似地藏起來，當我發現他愛好自然的天性後，我特地買了一部兒童科學叢書來，在短短的三個月內，他竟把一百另八本小册子都讀完了，而且每本還做着札記。

我不曾用課室書本和時間去限制他智力的發展，三年以後，他讀完了六年的小學課程。但這中間，我發現他對算術一門，跟不上其他功課，他自己也承認不喜歡算術。我便將課本上的文字題用自然科學上的題材編好，叫他算，這便引起了他對算術的興趣，他的數學的進步，當然也不是別人所能預計的。

從這個孩子的教育進程中，我獲得了一點小小的經驗：

對一個孩子，你必須深切地了解他的個性，培養他的個性，發揚他的個性，特別是在團體生活中生活的孩子，他們的個性，是最容易埋沒的。然而也最容易被團體的規律和不得當的粗暴的教育方法所抹殺的。每一個孩子都有個性，都能教育成器。而沒有個性的孩子：就是將來庸碌的人，即使是性情孤僻、獨做、好勝的孩子，如能引導他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也未始不能造成有作有爲，並適合集體生活的人。

其次，更必要的是經常對孩子們的教育必須注意到他們的一優點，針對着他們的優點去誘導他們，鼓勵他們，並培養發展它。不僅對孩子如此，對青年也是一樣。一般做母親或導師的，常忽略了孩子的優點，有時反將孩子的優點抹殺，致使小孩們的學習成爲被動的，小孩們的工作成爲做效的，特別錯誤的是不懂得孩子，大人常以「小孩子懂得什麼」的一句話，抹煞了所有孩子的興趣與努力。其實，孩子們的聰明才力，在他們現實生活中是時時在表現着的。把孩子們的生活和學習配製得越有興趣，孩子們的智力進展也越快。

再其次，對孩子的教育，似乎具體方法比理論更重要。抓住孩子的愛好和興趣，用靈活的方法去教育孩子，必然比強迫的灌輸有效得多。特別是孩子，對某一件事，當你引起他的興趣時，他會不顧一切地去追求它。當有許多孩子愛着科學探險故事而不想吃飯睡覺的。如果我們把各種科學知識，編成英勇、冒險、熱情、興奮的各種各樣的故事或具體的有趣味的說明，作爲母親教育孩子的教材，或命孩子們自由選讀，我想這是補救現在學校教育貧乏之內容的好方法。

編者的話

我們首先要向讀者致歉的是：本刊四卷三四期，五六期都以合刊的形式出現，而不能按期出版，致勞讀者等待。本刊不能按期出版的主要原因：在印刷工作延誤，由此我們感到萬分焦灼和慚愧；然而幸而這一問題已得到適當解決——換了一家較能守時信的印刷所——我們希望今後能做到按時出版。

統計學是什麼？

——道克文——

本文是[illegible]在「統計學講話」中的一章。因為這是[illegible]一部份，所以在有些方面是顯得[illegible]補充；現[illegible]提出的意見，解答於下：

（一）統計學是方法，而不限於一種內容——有[illegible]人[illegible]經濟科學的一個部份，而且大學校把[illegible]修的功課，這都是忽略了統計學[illegible]，[illegible]的統計學其實是經濟統計學。我們說，統計學只是一種方法，而不以某一種內容為限。（詳再學[illegible]四節。）

（二）怎樣來研究統計學？——統計學是一門比較高級的科學；凡是需要統計學知識的人，但一定是已經要懂得[illegible]科學，無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例如他是研究經濟的，他可以學習經濟統計學，或者以經濟現象為例證來學習統計學；例如他是研究教育的，他可以學習教育統計學。書店所印行的以統計學為名的書，大多數是以經濟現象或教育現象為例證的。至於Arthur L. Bowley所著的Elements of Statistics的第二[illegible]數學的理論，對於一般人而言，如若要研[illegible]統計學，還是以採用以經濟現象為例證的統計學為較相宜。

（三）抽象的數是可以一步一步地再抽象——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假設甲地雞蛋每十個價格，一日是八十元，三十日是九十元；豬肉每斤價格，一日是一百二十元，三十日是一百二十五元。又假設乙地雞蛋每十個價格，一日是七十八元，三十日是八十五元；豬肉每斤價格，一日是一百一十五元，三十日是一百一十八元。這八個價格是具體的數。我們來計算三十日對一日

甲地雞蛋 90 ÷ 80 = 1.13

豬肉 125 ÷ 120 = 1.04

乙地雞蛋 85 ÷ 78 = 1.09

豬肉 118 ÷ 115 = 1.03

這四個比率就是第一步抽象的數。我們看出兩地的豬肉漲價速度都低於同地的雞蛋漲價速度。現在我們以豬肉漲價速度為一，那雞蛋漲價是多少：

甲地雞蛋漲價速度比豬肉漲價速度 1.13 : 1.04 = 1.09

乙地雞蛋漲價速度比豬肉漲價速度 1.09 : 1.03 = 1.06

這是說，兩地的雞蛋漲價都比豬肉為較快。這兩個數是第二步抽象的數。最後兩地相比：

乙地比甲地 1.06 : 1.09 = 0.97

這是說：乙地的雞蛋漲價雖然也比豬肉為較快，但是甲地是更快。這個數是第三步抽象的數。

（四）離中差數不是離中趨勢——統計學的術語，無論是在中國或是歐美，都有長足的進步。十年前有人說：「平均是表示集中趨勢，平均差是表示離中趨勢。」現在是沒有人這樣使用「離中趨勢」了；「趨勢」只是用在「長期趨勢」上，因為「長期趨勢」才是名符其實的「趨勢」。這里所指的「離中」是指的同一數列的幾何中數對算術平均的距離。離中差數公式是：

$$Md = \frac{\Sigma |x - m|}{N}$$

（五）離中[illegible]勝過標準差數——假設有下列兩個數列：

組中值	次數
4	80
5	180
6	480
7	180
8	80

組中值	次數
4	85
5	160
6	510
7	160
8	85

這兩個數列，分別去想開的：總次數都是一千。所不同的是多組的次數。我們分別計算這兩個數列的算術平均和標準差。很湊巧地，兩個算術平均數是六，兩個標準差都是一；所以兩個標準差係數都是0.167。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若用算術平均和標準差來區別這樣的兩個數列，目的是達不到的。但是，藉著斯發明的離中趨勢數却可以區別這樣的兩個數列。

這兩個離中趨勢數是：

$$(1)\ vdec = 1 - \frac{5913.66}{6000} = 1 - 0.93561 = 0.014390$$

$$(2)\ vdec = 1 - \frac{5913.51}{6000} = 1 - 0.985585 = 0.014415$$

兩個離中趨勢數相比：

$$\frac{0.014415}{0.014390} = 1.0017$$

第二個離中趨勢數較第一個離中趨勢數多萬分之十七；這是說，第二個數列的離中趨勢較第一個的稍微大些。

此外，離中趨勢數還有許多別的用途；限於篇幅，暫且不提。

蘇聯多孩母親所受國家補助金額表

現有子女	再生時	一次臨時補助	每月經常補助
二名	第三名	四〇〇盧布	—
三名	第四名	一三〇〇	八〇
四名	第五名	一七〇〇	一二〇
五名	第六名	二〇〇〇	一四〇
六名	第七名	二五〇〇	二〇〇
七名	第八名	二五〇〇	二〇〇
八名	第九名	三五〇〇	二五〇
九名	第十名	三五〇〇	二五〇
十名	第十一名起	五〇〇〇	三〇〇

附註（一）每月補助金自孩子滿一歲起至滿四歲止。

（二）此項辦法自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起施行。

（三）在此辦法以前者另有規定。

我們的一天

南迦

[illegible]

[illegible]、被窩、漱盂等，平時算是我們的寶物[illegible]，都是掛着的我們結婚像的鏡框，全都離[illegible]八糟地倒在地下。痰盂茶壺油盞流出來的油水混合，分出了若干支流，流入床下，流到門邊，流到橫在地[illegible]皮箱下，淹水的流域，到處躺着一些草紙破報紙等……總之，又髒，又臭，又亂，熱鬧極了。

對於我們這種吵架的結果，我已一點也不驚奇，這樣的爭吵與[illegible]，在我們已[illegible]若干次，生活照這樣過下去，再悲慘的事情還會有，我平靜地坐在床上，賞鑑這房間內的既不空前也不絕後的風景。

傭人李嫂看到A走了，帶着掃帚來收拾房間，她的眼睛掃射了一下地下的東西，彷彿[illegible]了鬼般一聲尖叫：

「阿呀！熱水瓶都打了呀！這怎麼得了！」接着她嘰哩咕[illegible]，「好容易買個熱水瓶，可是連這個也打[illegible]，這不張都打得了？唉！唉！……

……」

[illegible]的喊聲，我想到她近來常來吵着[illegible]，她結婚已有了我二年多，自來頗同情於我們[illegible]，[illegible]這個熱水瓶的歷史。

[illegible]，卻是可歌可泣的：二年前，我生了[illegible]，[illegible]起來，二三次燒開水冲米糊，燒到而開了時，嬰兒常會哭得半死不活，那時A便提議務須去買個熱水瓶：但金錢解的每個要十三元呀！務須儘管務須，十三元卻是湊不出來，無論如何節省也湊不出來。三娃快八個月，市面舊書店到處在開，A又起了買熱水瓶的念頭，翻箱倒篋的找出了十幾本洋裝書與二三十部綫裝書，到書店去換了五十多元，但我的天，我們到鋪子「問熱水瓶一個要八九十元。A為了這懊喪了好多天，那些書他是如何地喜愛的呀！到了三娃斷奶，四娃在肚子裏，我們又開始籌備買熱水瓶，我們的努力，慢慢地終趕不上物價的增漲，熱水瓶到了二百四十元的時候，我從口袋裏只有二百三十元，而帶着臨產的大肚子走遍重慶上下城去找二百三十元的欄貨，三伏天，為了這十元錢，跑得我差不多昏死在小樑子。A呢，曾一次因水瓶的不遵守限價，和店夥計演了全武行，鬧得到警局去問了幾個鐘頭。總之，到了我咬着牙賣掉我們的結婚戒只去買成功熱水瓶時，我們除了一千三百多元的價錢外是還有若干血和淚的代價，使人不堪回首的。而今天，它卻在A的一聲之下而粉骨碎屍了。

二歲的三娃站在門檻上，害怕地，眼睛直直地望着地板上她的那個成都作的泥娃娃，她異常愛護的唯一的破玩具，也被父母摔到地下去了，她促不安的生怕也被李嫂掃出去，可是她卻不敢去檢，她還戰慄於剛才的暴風雨。

覺得小孩怪可憐，叱了她一聲："你不會檢起來嗎，那個破娃娃！"

三娃昨天一聲哭出來，哭得傷傷心心地。從天亮到今，我們只管吵架，兩個小鬼怨驚得跑去躲在廚房裏，午飯沒有吃倒是必然的，此時聽到我帶着憐愛的叱罵，她到底感到有點溫暖，她哭了。

每次我們吵架之後，使我輾下心來再和A過此種不幸的生活的只有一種力量，那便是小孩子們無助的可憐相。脆弱的無邪的孩子們，沒有了母親時她們會很悽慘的。我飽經憂患，任何事情都不易使我流淚，只有小孩子們還會時不時的使我涕淚滂沱。

我們為什麼會如此吵架呢？我們是戀愛結婚，我們有同等知識，我們同患難同甘苦了六七年，什麼互諒互助等口號，我們不但喊過，也實踐過。抗戰第五年，我們也還是在一種互相安慰與勸勉的心情下渡過了我們捉襟見肘的日子；但最近二年來，A完全變了，他暴躁，他開始為了家的拖累而生氣，當他去排位候輪子買平價布時，他回來便會找我發皮氣，譏諷地惡意地說：

『買這一丈五尺布，去了我七點鐘工夫，若不是你這個多產作家，生了這麼多的小鬼，我也不用去受這個罪。』

自然，在這樣的諷刺之下，我也反唇相譏了，開始幾次是大家適可而止，到了後來，我們簡直開大嗓子對罵了。不幸呀！從前那種『物質不能影響愛情』的高調，完全飛散了，為了沒有錢對付柴米油鹽醫藥等必需品時，我們隨時都有爆發吵架的可能。

『誰叫你生這麼多的小孩呢？』他笑罵。

『誰叫你當公務員呢？』

『你還不是一樣？你發了財了麼？』

這樣的對話，每天總有幾句出現，有時簡直毫無理由的脫口而出，這日子使人過得有點戰戰兢兢的。

昨晚，我自辦公室趕回家，天已經發黑了，我點起桐油燈，準備即刻來給大娃作鞋子，她脚上的鞋幫與鞋底，很多地方都脫離了關係，其中一隻，底子還穿了大洞，成了『脚踏實地』。每天看到那雙鞋子，使我又氣又急，我立定決心，昨夜非把鞋子作好不可，因為鞋底鞋幫都已作好，只差上了。誰知道油燈剛點起，大娃哭啼啼地自門外叫進來，說她的脚底給什麼戳傷了；無奈何，給他看了好一會，原來她的鞋子的底穿了那地方的脚板心被瓦礫玻璃之類刺破了，流了不少的血。於是洗，搽紅藥，包裹，半點鐘過去了，索性給二娃三四娃洗了脚，準備晚飯後再開始我的手工。

那時候，我多企望着A的回來呀，他回來，第一件可以早點吃飯。照習慣，他的辦公室比我的遠，走起路來要比我緩到家半點鐘。飯，平常總非等他回來吃不可，因為每頓飯菜碟裏的兩撮素菜，絕不能給他分出一部分來的，分出來時會少得像喂貓的貓食，而且也太怕用人裂開嘴唇的譏笑。第二件，他吃了飯後便可以如常的照料孩子們上床，脫衣，撒尿，蓋被，讓我埋頭補縫破舊的衣著。可是一等二等，A老不回來，等得我心火直冒，眼待四個小孩上床後，我筋疲力竭，頭昏眼花，我也上了床了。好，十一時，A回來了，他醉醺醺的樣子使我生氣：

——為什麼這樣晏呢？

——吃了酒啦！——他吊兒郎當的說。

——誰請你？

——誰也沒有請！小張拉去打撲克，一斤花生大王，半斤大麵，四個人，痛快痛快！

——好舒服，打撲克！——我抑不住心頭的怒火，我是如此的討厭打任何的牌。

咯的一聲，他吐得滿地淋漓，倒上床像死人般的睡着了。

我整夜沒有睡，我細想着這一種生活情形，刻板地辦公，刻板地回家，刻板地補破襪破衫，用盡我青春的力量去弄柴鹽油

[illegible]，我所會作什麼？其實，我的能力也合不可以幹一只較有意義的工作？唉，拖死了我。

[illegible]，A醒來，他睡眼惺忪喊：

「[illegible]，倒杯水我！」

[illegible]三娃撒尿，沒理他。

「[illegible]昨晚什麼時候回來的？」

「[illegible]你自己！」

「[illegible]自己不曉得才請教呀！」

「鬼曉得！」

「太清早就生氣，碰了鬼！」大戰的序幕由他揭開了，他咆哮着：「喝一個晚上的酒算什麼？老實說，這個家我就不感到與趣，總得有一天不回來的，偶然消遣一下就不得了，我該活活在家裏悶死？」

「你不該活活悶死我就該嗎？你該去消遣我就該倒霉，小孩子[illegible]有一人的，我該服侍他們，你就是作人情的？我一樣白天要辦公，回家要包辦家庭的一切，你就該不管？」

「[illegible]女人的[illegible]，我不屑作，笑話！這個家把我磨成這個樣子，你還不滿足，是的，沒有洋樓汽車你如何會原諒我呢？」

這一來，太使我生氣了，我最恨的是他吵架時便要說到這些僱傭女[illegible]洋樓汽車的屁話，可是我回頭一想，我不生氣，我變不饒[illegible]針鋒相對地說：

「是的，就是爲了你沒有洋樓與汽車，要討太太生孩子的人配夠格洋樓汽車也得有能力對付起碼生活呀！這個樣子，就叫人不尊敬了！」

自然，這幾句刻毒的話刺得他暴跳如雷，他再度咆哮：「這種生活還能過下嗎？」

我的態度變得那麼平靜：「不能過下去就不要再勉強，可以請便的，小孩子一人分兩個，沒人強迫你同我過生活！」

清脆地一聲，一個茶壺從他手裏摔到我的身邊，我也不願退讓了，我也朝他擲去了不少的東西，總之我手邊的東西都給我打得差不多了：平素我是那樣節省，甚至吝嗇，竹頭木屑我都要保存。A以爲打破東西便會使我難過，可是他錯了，當我覺得毫無生活與趣時，我是連生命都會打破的。打完了房間的東西，A走了，我心中反轉覺得舒暢，近日來的鬱積，似乎在此機會下倒發洩了一些。

四個小孩，躡手躡足地悄悄地從地下檢起破的玻璃蓋子與像片紙頭等，她們又有了新的玩具。

此時已是下午三時，趕不上辦公，我心裏在躊躇着明天該如何向我的主管長官去扯個請假的謊話，這一月爲了小孩的病已請了兩次假，照規我是不能再請假的。

我想像到我明天去補假時我的科長的神氣，那一聲「哼！」的神氣，我全身冰冷，家庭的難堪，比這種味道眞是差不多！吃苦也罷，等待着明天的到來吧，明天總要比今天好些才好呀！不然，這日子怎麼挨！

我的家庭生活

高山

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怎麼樣分別，在我是完全不明瞭的；至少，我認爲家庭生活的範圍與分際，是完全在受社會生活來支配它的。

不過，爲了不必將問題外延起見，我想把思索到我認定的我的家庭生活，而以我自己代替作一番敘述。簡單一點的來說，家庭生活就是一個人在家庭中的生活諸狀態的，我便把那各種類一樣的詳細地記來作一個例子，似乎就可以代表一切了。

譬如星期一至星期六，我照例在早上七點鐘起床了；七歲的孩子比我早起一刻鐘，吃過稀飯就上學了。我每每怕驚醒太太，（我情太太早覺得不適罷了，尙假裝着的）一溜就出了房門，在空氣那麼好的陽台上練習八段錦，或看江上的船隻的往來。十五分鐘後我又溜回去，太太正式醒了，大娘也活躍起來。我第一工作是洗臉，於是那時就成問題的與難的習慣，洗臉，用牙刷過牙；看鏡子和鬍子的情形如何決定用油與操剃刀；二十幾歲不講究這一套的我，四十幾歲到熱心熱腸地打扮起來；太太以諷刺的眼光看了我幾眼以後，自覺是不能不起床了。梳裝的事由她瓜代而另則或者親沒襯衣，或者興緻很濃時便下廚房親作早點；否則抓了報紙就拚命的讀。如鄰居小孩跑了過來，我就抱了她起來，撥鬆下油，大家都笑了，週身發一些微微的熱。

幾乎八點，太太也不免收拾好了。大娘的工作此時不能有一秒鐘的鬆懈。太太要吃稀飯，鹹菜或者烤魷魚；我則是非豬不飽，饅頭，拉麵，或者麵包。不過吃的內容雖是如此考究，吃的方式則並不講究；小桌子上，寫字台上，我們匆匆地吃了，因爲往辦公的時間都到了。孩子也上了學校，九點鐘一過，家裏只剩下大娘一個人。

天黑了，大家下了辦公室回家。自己的孩子，鄰居的孩子，一共六七個，這是我家庭中的一種興奮劑。本來疲倦了的我，逗逗孩子，興致好的時候，替他們講故事。晚飯是我們家中較精彩的一頓，很熟的朋友一星期內總有三兩頓晚餐是有客共享。感謝電燈近來不大停電，飯後在安樂椅上一坐。如果沒有朋友，我和太太便把工作上遇見不愉快的事，（間或也有愉快的事）互相牢騷一番，看見太太臉上有些光輝，覺得是抒情發生安慰的效果，也就高興起吃茶，吃水菓，吃花生，甚至于奏起口琴，洋琴，胡琴等音樂來。這時頗爲得到人生的快慰。但怕的是不會說話的長屁股朋友，則要提起精神去點綴空氣；或者，本來應當在辦公時辦的公，一下一張紙條飛來要你解決；這兩者都常常殺掉我們夜的美景。

我最怕拿錢買小菜，這自然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支配菜的問題；我好吃，但不好出主張；夜裏把明天該吃牛肉或者豬肉的問題決定下來以後，我每每感到輕鬆愉快。洗過腳，倘我睡一床的孩子也睡着了以後，我最感興趣的是拿了一本新出的詩集或小說上床催眠。太太喜歡的是翻譯小說，佐以花生鹹菜，一看便可以到十二點乃至一點。如果她看的小說也是我看過的的話，則一面

從自己職責中體驗到的兒童教保意見

楊澂敏

（一）

「做母親」對我是多麼生疏啊。那時我在一個婦女訓練班工作，我是照樣帶着學生打球，下鄉宣傳，或到遠距十幾里的機關去參觀，一點沒有因身體的變化而妨礙我的工作。其後學生分發至各地實習，我仍不斷的去看她們。雖然有時也感到疲倦，可是工作熱情總是把疲倦丟開，我從不想到身體的健康和孩子先天的培養關係。

在訓練班結業的第二天夜里，我被同事送到醫院，三小時後我就做了一個孩子的母親。可是孩子是什麼樣子，我沒心去過問。第三天的下午醫師來看我，問我『看見孩子沒有？』

「我不要看！」我厭煩的回答。

「去抱來給他看看！」醫師指示着護士，又對我說：「做媽媽了，還不要孩子，你看，是個漂亮的孩子呢！」

護士把孩子抱來放在我的床上，我不經意的把他瞟了一眼。他兩眼閉着睡得很甜，我就沒有再看他了。不久他動了，我再看他時，他的小眼很遲鈍的眨了一下，這時我才對他起了同情，心想：

「這樣小的東西，正像一個雞蛋黃，大人如果不注意他，他將怎麼活下去呢！」

（二）

產後不到幾天我就病了。熱度燒得很高，大家都很担心，醫師不讓再把孩子抱來。朋友們因担心我的健康，都勸我把孩子送到百里外的托兒所去。這個托兒所是我服務的機關，為自己職員的子女而設的，里面的工作者又是自己的朋友，他們也都關心我，便托人來接孩子。孩子就離開我，開始過托兒所的生活。

兩個月的產假滿了，雖然尚未恢復健康，可是因為工作的需要，我又開始從這縣跑到那縣。對於孩子只是在和托兒所朋友通信時才提到，其後我伴赴前綫勞軍，跑了一兩個月。剛轉回來，托兒所就電催回去，說孩子病得很兇。我回去時，孩子的病是好了。可是却瘦得可憐，而且呆板得很，沒有一點生氣。

我在托兒所住了幾天，看到種種情形，結果我抱着一顆失望的心離開了。可是一個

看書，一面床對床地批評人物故事寫法，也覺得很有趣味。但我的賞鑑法國文字的優美，如有半個月不讀法文書籍，就覺得若有所失的這心情，則是寂寞地自己賞鑑。不過無論如何，看書，我總不會過十點，就非入睡不可了。一覺醒來，又是星期四了，假如說昨天是星期三的話。

星期日的家庭生活，較普通不同的地方，是第一，大女兒由中學回家了。其次則是來賓。在太太是星期日有機會大掃除一下房間而佈置得相當漂亮為滿意；在我則反覺不似平常自由為遺憾：我得穿得整齊些，拖鞋被人家藏起來了；幾本翻開的書都合上了。自己似乎也不在自己的家中而作了客人了。我的拘謹的展開，是在來了一個文學界的朋友的時候。他在誇講我們的屋子之清潔可愛以後，紙烟出現了，地上的灰有了；花生出現了，台布上的殼也多了；于是我的談鋒就健起來；來賓既然都沒有主人這般的拘束，我不能不放肆了。可是正在談得高興的時候，大娘却招呼我下廚房作菜。朋友是愈來愈多了，預定吃飯的時間延長了一點半；二兩酒，又延長十五分。吃過飯，已是兩點一刻了。

此時便是下圍棋，唱京戲。倘若客人已走，倘若甚至沒有客人，我們有時也夫妻雙雙地並帶了小孩去看電影，或者就整理文章稿子。

這就是我的家庭生活麼？別人的家庭生活比我更痛苦還是更快樂呢？這……

無形的重担，好像壓得我透不過氣來。然而我却沒有好的辦法。我的心神不定，我的身體一天天的瘦下去。朋友們都勸我調換靜的工作，以便休養。正好貴州有一個中學要我去教課，我便決定離開江西，帶着孩子作長途跋涉。

我謹愼的給孩子恪守定時，定量的飲食和睡眠，時刻注意他的一舉，一動，甚至極輕微的表現。一個月的旅途中幸好沒有發生什麼意外。這就使我有了一點撫育孩子的經驗了。到了目的地，我仍繼續着我的方法，結果孩子慢慢胖起來，他生氣勃勃，活潑起來了，並且很快的趕上他同等月數的小孩。在貴州住了將近兩年，中間除了有兩次小小感冒外，就再沒有鬧過什麼病。於是我益信、撫育嬰兒並沒有什麼秘訣。惟一的是，是否能遵照嬰孩飲食睡眠的規則去發育和注意孩子身體上極輕微的反應。但如放在機關里，要有母親一樣的週到管理，在目前還是不可能的。的確在教養機關里，一個保姆至少要管理三個以上的孩子，他們只有一雙手眼，那有充分的時間精力來注意每個孩子身心的發展，而施以適當的教養呢？

（三）

前年我來重慶的時候，阿林－我的孩子，已近三週歲了，因爲兩年來一直由我自己撫育，所以生活習慣都很好。可是當我決定把他留在鄉下跟着他的爸爸，自己來城內工作時，我總不免有點躊躇。但我因事實需要，必須到城裏來工作，便花了比較高的代價僱了一個聰明的女工，經我嚴格的訓練了一週，她也和阿林合得來，我又把他送進幼稚園去教育，便離開他了，每週只回去看他一次。他的爸爸也不常在家，一切便都交給女工—何嫂。

何嫂確實很好，一切都照着我的叮囑，按着規則照看他。每當我回去時，鄰人總告我：「你們的阿林在家乖極了，又聽何嫂的話。何嫂也不錯，一切都很有規律。」幼稚園老師也說他好。

在最初的幾個月內我很放心，可是後來却變了。漸漸地阿林的脾氣大起來，要什麼東西，如果不能如願，馬上就大哭大嚷，何嫂沒法，祇有依他。別人家孩子到我家來玩，如果遇到他不高興時，馬上就讓人家走開，有時不讓任何人到我們家里來。別人問他話，他也不像從前高興回答了，有時甚至說「不理你。」「走開！」本來很聽何嫂的話，到後來簡直何嫂管不了他，而演成他任意指示何嫂了。鄰人也告我：「阿林近來變壞了！」幼稚園老師也說「他不如從前」了。

幾個月務除了脾氣變壞外，更不斷的鬧病。有一次他大腿的淋巴腺發炎開了刀，我不得不請假在家看護他，我前後共在家陪他一個月。說也奇怪一切都慢慢的變好了，他爸爸高興的說：「病好了，脾氣也變好了。」再進幼稚園，老師覺說他和從前一樣好了。我又回到城里繼續工作。

一個月過後，阿林脾氣又變壞了，有時覺對爸爸亂發氣，甚至打起爸爸來。我們担心他或許又要病了。

至後我就開始觀察他脾氣大，不聽話的癥結所在；並設法改變他的壞習慣。三歲以後的孩子，應該是把教育佔重地位，舉凡他的生活習慣情緒和一切生理心理的發展，都必須予以切實的注意，而施以適當的啓發和指導才成，可是十個月來，我們把阿林的這些都忽略了。爲了彌補以往的缺陷，我決定改變當時的生活方式，我即回到城里找屋子，把他帶進城來和我共同生活。

（四）

進城以後，阿林每天早晨隨我到我的服務機關的日間托兒室，晚飯後我再帶他回去。禮拜天則是我們完全在一起的時候，因此我可以很快的的發現他的優點和缺點。

記得入日間托兒室的第三天早晨，我覺得他在八點鐘吃早餐的時間太遲，特先給他三塊餅乾充飢，不料他吃了還要，我說：「夠了，明天再給三塊。」他聽了我的話竟大嚷哭鬧，這時我記起何嫂曾告訴我他有這個習慣，我知道他以哭來要挾，便傻沒有聽見

似的。他見我不理他，哭聲漸小，最後我又說：「你不走就在家看門吧，我自己走了。」他知道要挾無效，又見我要走了，立刻拉着我叫「媽媽！媽媽！」我知道可以轉圜了，便問道：「還要吃餅乾？」

他搖搖頭說：「不要了。」

「明天吃幾塊？」我又問。

他伸出三個小指頭，於是我拉着他走出來，在路上我杜撰了一個貪食孩子的故事給他聽，第二天早晨，和第一天的經過一樣，我唯一的法子是不理。第三天早晨，當我遞給他三塊餅乾時，他要我把筒子放在棹上，我知道他在打主意，就立即講一個「因好吃而致禍的故事」給他聽，從此以後他每天只吃三塊餅乾，吃完了就不再要了，但換上別種吃的東西還會要吃個夠。我們照例演了幾次同樣的喜劇，他的以要挾的習慣，就完全給改正了。

因為日間托兒室就在靠近我的辦公的地點，我和管理阿林的老師，可以時常見面，容易合作而改正他的不良行為。

阿林做了錯事，總不肯承認，這是在鄉下住時何媽把他養成的。一天下午，我帶他歸家時，一個鄰居向在門口幾個孩子：「這新粉刷的牆壁是那位小朋友在上面弄了兩道泥印？」每個人都說「不是他自己」，阿林也不承認。可是他的手上滿是泥，這明明是他弄的了。我對老師使了一個眼色，裝着不知道，把他帶走了。在路上他告訴我今天吃牛奶，借了一個孩子一杓糖，我說明天一定要還人家，他却不願還，晚上臨睡時我講給他一個，「認錯好孩子」的故事給他聽，第二天一清早我又講給他聽，故事的內容是「一個小學生無意打破了學校里的一塊玻璃，誰也不敢說是他打的，他自己却告訴老師是自己打的，老師因他是一個誠實的孩子，特送他一個大皮球。他爸爸獎給他三塊錢，兩塊錢買玻璃賠學校，一塊錢請他吃杏仁糖（按阿林最喜吃杏仁糖）。」於是我問他托兒室牆上的泥是誰弄的，他很坦然承認：「是我弄的。」

「好孩子！」我誇獎的說：「今天我送你兩小包晶糖和一碗冲蛋花。」

「媽媽！」他很快的說：「一包我吃，一包還露非好嗎？你還忘記了我們曾做一個驚過托兒室呢！」

「好的。」我說：「等泥水匠李國祥來了，我們請他代我們粉刷好。但你要對陳先生直說是你弄的，下次再不隨便塗髒了牆！」他高興的答應着說：「好！」

到托兒室，我先暗地把經過告訴陳先生，陳先生說：「等我獎勵他幾句。」一會兒我走了，在窗外我聽到他的聲音：「陳先生早！這包糖還露菲，請你收着，牆上的泥是我弄的！陳先生，等木匠來我請他代你修好不好？」我暗喜我的故事發生作用了。

進城來半年了，對於阿林觀念習慣的培養，就是採家庭和托兒室合作的原則。此外我更設法不讓他輕於發脾氣，使他生活得很快樂。當然我不能處處滿意，可是孩子一切好壞的趨向我都能瞭如指掌。可喜的更少鬧病了。

由這四年多做母親的經驗，曉得養育兒童，除了飲食睡眠應合他身心需要外，對於精神上的滋養，溫暖的母愛生活，也和陽光，空氣，食物是一樣的重要。否則，兒童的生活是偏枯的，不健全，不完善的，在行為上易發生問題的。在機關教養尚不能完全廢止的現狀下。我們做保育工作的人，更須以冷靜的頭腦，來體察兒童的行為，和他生理，心理的變化所發生的關係，來處理兒童行為的問題。以真誠的愛，來看護他們，方能補償機關教養，對於兒童精神上所受的損失。

蘇聯的家庭婚姻與戀愛

D、若斯拉夫斯基

焦敏之 譯

蘇聯公民常常受外國攻擊的問題之一，就是關於蘇聯家庭的生活。有時，人們會提出使人口呆目瞪而窘促不安的問題，譬如，在蘇聯社會是否已廢除家庭，布爾什維克黨是否已廢除婚姻制度，同時小孩究竟是歸誰所有，歸他底父母？還是歸國家？有的甚至還提出這樣更為驚人的問題，在蘇聯，婦女是否真的已經國有？當然，在人們向蘇聯人民提出這類問題時，他們祇有聳聳自已的肩膊，嗤之不答而已。

一對於這種無知和少見多怪，是沒有同他辯駁的必要的，但是要說明他底原因也是容易的。在很久以來，某一種人就故意搬一大套倫理道德誣謗蘇聯及布爾什維克，而陰險狡猾之徒，更甚至不遺餘力，極盡中傷之能事。誣蔑說我們蘇聯人民共妻，而誣衊我們許多男男女女同床共枕會長至百個的人還是不多見的。但是甚至今也還有不少的人們，對於這個婦女國有問題，加以『一些』攻擊。此外還有一些人想知道，在蘇聯，自家庭被新社會消滅以後，究竟以什麼東西來代替它？

的確，在蘇聯，家庭是和舊社會中不同的。然而不論那一個人，他要是想明白蘇聯家庭的特徵而獲得一幅明朗的圖畫，他是必須先知道一些舊俄帝政時代的家庭狀況的。

在舊俄，家庭建立在對婦女絕對奴役的基礎上。婦女毫無權利。丈夫為唯一無二無可置疑的當然主人。婚姻祇要得到教堂的許可即生效力，離異是絕對辦不到的。婦女一旦出嫁，她就喪失了她的一切財產權。子女歸父所有。在舊式地主及商人之家，戀愛在婚姻中是完全沒有地位的。父母在出嫁他們底女兒時，往往總是貪婪地先把自已的荷包裝滿。自由同居是犯罪的。私生子是享受不到權利而受到侮辱的。

舊俄時代的婚姻，是無數悲劇和血案迭出的泉源。全世界都知道，還在俄國文學中是許多作品的主題。在俄國偉大劇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劇本『雷雨』中，主人翁，一個完美無缺的女子為了逃避她無愛情的丈夫投到了伏爾加河。在L、托爾斯泰底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卡尼娜自已撞到火車下壓死而結束了家庭的悲劇，在托爾斯泰的戲劇『活屍』中，一個善良的男子以自殺成全了他底妻與另一個愛人的姻緣。此外，在托氏底『復活』中，描繪了妓女的醜態生活，摧毀了舊俄許多的良家婦女。

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粉碎了的舊式封建家庭。革命在兩性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新式的家庭。蘇聯憲法一二二條明文規定『蘇聯婦女在經濟，文化，社會以及政治生活各方面，都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為保證婦女得以享受此種權利，規定了男女平等的勞動權，同工同酬權，休息權，社會保險及教育，國家保護母性及兒童利益，產前產後工資全部照給，供應食物以及廣泛的產婦室，看護及幼稚園。』

在革命的頭幾年，還有一些少男少女——主要地由他們組成先前布爾喬亞知識份子隊伍——擺脫了婦女由母性奴役以及由婚姻及戀愛一切義務下的解放。

他們說教似地高倡「杯水」的理論，他們覺得男女的結合，容易的就像喝一杯開水。

這種杯水論由布爾什維克黨方面得到了猛烈的回擊。布爾塞維克時時主張有一個鞏切的家庭，純潔而眞摯的愛情。

這種杯水論在我國早已被人遺忘了。蘇聯今天的青年已沒有到過這種事了。我們同時代的青年已完全變成另一精神。他們底文化大都水準很高。他有尊敬對方人格，以及對婚姻戀愛發生非常嚴肅的崇高的責任感。

蘇聯少女的這種生活，完全是事實。獨立及平等給她一種自尊自愛的崇高感覺。蘇聯所以沒有娼妓，不祇是因為法律禁止他，而且也不祇是因為沒有富人關老，像在其它國家一樣把女人當做商品買賣。賣淫實際上是窮困與不幸的產兒。我國沒有飢寒貧困。自然也不會有一種東西作祟，逼着她幹這種下賤的行業。在另一方面，蘇聯婦女又博得人們偉大的敬意。

在蘇聯，家庭的倫理道德已經到很高尚的境地。貞潔的愛情和白髮偕老的誓盟已在我們底詩歌小說中表揚過了。蘇維埃國家對兒童表現了最大的關懷與系念。它保障產婦，對於多子的母親發給了大宗的津貼。對於這些母性，特又制定了獎章。但這國家對兒童的撫愛，絲毫不是減輕了父母對他們子女的義務。蘇聯法律保障家庭的和合。正式夫妻生育出來的兒童，享有一切權利，不許有那個打他罵他。但是輕浮淫蕩的母親，却沒有要求父親經濟幫助的權利。蘇聯的倫理道德要求對愛情的慎重態度。青年人們有自行選擇對象的充分自由。但是蘇維埃的倫常道德也求貫愛的專一與責任心。

布爾什維克黨對於個人的節操及其伉儷的家庭抱着嚴謹適合的態度。對妻子的遺棄態度是要受到申斥的。少共也是抱着這種精神。當然這非是說蘇聯人民都是純潔坦白的。決不的。這祇說明，在蘇聯，各個人和家庭的關係沒像其它國家那麼假情假意，同時在蘇聯社會之中，有一個道德的準繩來約束放蕩不羈的個性。

殘酷可怕的大戰，使蘇聯家庭和整個社會關係同樣受了一大考驗。蘇聯的家庭光輝地通過了這次考驗。蘇聯人民在戰爭中所炫耀着的高尚的品德以及他們那種膽大無畏，投效祖國，自我犧牲以及忠義不貳和學識的修養，都是應歸根於蘇聯家庭道德的陶冶與風尚的。在我們國度裏，父母兩字是很柔嫩的。我們家傳戶誦的英雄們都親愛的談到他們底家庭和父母。蘇聯的家庭是蘇聯社會的一個生氣活潑，康樂健壯的細胞。我們說到蘇聯各族人民的團結時，每每總是把它歸功於蘇聯的家庭。同時它本身也就表現出了它自己的高貴，而在蘇聯社會家庭呼吸於敬佩的空氣之中。

撒謊的孩子

秋芷

「誠」被稱為最美麗的品格之一，誠使你受到人羣的敬愛和信托，誠使你感到與人心心相接的愉快，它成為教育家的寶訓，「不誠無物」，「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在古代教育理論上，它與仁幾居同樣重要地位，基督教也列撒謊為十戒之一，古今中外，對於誠同一重視。

這兒却有一個橫在家長與教師面前的難題；孩子們那麼樣的愛撒謊，而且善於撒謊，明明自己先打人，却說人家先打他，明明貪玩遲到却說是媽媽生病沒人給燒早飯，拿了人家東西偏說是簡直沒有看見過……不但花樣繁多，而且神色鎮定，曾經有過一個小撒謊者，六歲年紀有本領把成人真個瞞倒，他騙取了小攤上的零食，騙得父執家的午餐，只要得來一點知識，都可用作撒謊的資料，某一次他隣家老太婆罵他：「小鬼，你這麼會撒謊，死後閻王不割你舌頭」。湯姆天他答不出教師的問話，教師說：「你不說話了？你是啞巴麼」？「不，閻王已把我舌頭割掉了」。這類的孩子在各種環境並不在少數，這習慣一直發展下去，社會上將充滿了直接或間接的騙子，賣假情，騙錢財，用笨拙或巧妙的方法騙取他過分的東西，滿足過分的慾望——使風日下，人心不古，成為當然的現象，多可怕的現象啊！一個失去「誠」的社會。

孩子怎麼學會撒謊的呢，據行為主義心理學家說，他們是從成人們模仿得來的，「媽媽帶着六歲的孩得坐電車，為了省幾文車錢

費，他對賣票員說彼得只有四歲，彼得向媽媽投上一個疑問的眼光，正待發問，媽媽向他眨一下眼睛禁止他開口。從這一個小小的暗示裏，彼得學會了撒謊。照這說來，我們中國孩子學習撒謊的機會太多了，只要你在一個有孩子的家裏獃半天，就會發現無數的謊話，從爹媽口中，從僕婦中，殘酷地加到孩子身上。——

當客人來了，媽媽要支開膝前的打擾的孩子。她對孩子說『乖乖，街上在過龍燈呢，快出去看』。等孩子哭着回來說沒有時，她又換一個方式，把他騙走。

當爹媽要上街，想支開牽衣大哭的孩子，他們一定對孩子說『別哭，我給你帶糖回來』。出了大門，允諾早拋到九霄雲外，或者去應酬的地點，根本無糖可買。於是不知受騙了幾次的孩子又受了騙。保姆為了制止孩子哭，可怕的[illegible]與遠出處編成捏的謊話，『我帶你找媽媽去』，『孩子孩子！『看，老虎來了』……

每回媽換上漂亮的衣服，孩子總問，媽媽，上街去麼？我也去吧！「不是，媽媽不上街」。和半點鐘以後孩子會發覺媽媽已上街去了。當孩子從這些「教訓」中學到[illegible]些乖，也會試着騙騙大人時，家長[illegible]不加怪責，反而欣賞他的乖巧聰明。是非的辨別力本來薄弱的孩子，從[illegible]了，也習慣了人，逐漸[illegible]這是犯罪[illegible]回事？可憐到了[illegible]學騙[illegible]的時候，却[illegible]一頓的捶打，父兄們忘了自己原[illegible]導演人咧。

生活在這種環境，孩子們學會了而且習慣了撒謊，到[illegible]，技巧益加進步，因為許多孩子在一起，互相欺騙的機會更多，年齡越大，慾望[illegible]，求滿足慾望而不得，最容易叫孩子撒謊，正常家長矯正這過失，多采是打，罵，教師多半用體罰，如罰五百字，罰站，關學等，這實在沒有多大效果，教科書上為了[illegible]，也編有種種故事，如牧羊人，如周幽王舉烽火，是反面的，說明撒謊結果是永遠失信，至於說却性命，舉華盛頓砍櫻桃故事，是正面的，說明誠實的做錯了也得原諒，但這些對於教果却是很平常，微，兒童模仿力強，實際生活的榜樣比抽象的教訓更有力量，所以辦給這些錯給人，教孩子以誠，必定的自孩子牙牙學語，甚至呱呱墜地，就不用欺騙來停止他的哭聲，來擺脫他的糾纏，須知孩子哭一句鐘，於身體並無壞影響，一句謊話，却在德性上種下禍根，此中得不償失之處，相去過甚，太不值得。

孩子不被騙就不會騙人，他的心好像一張潔白的紙，親近他的人，父母，祖母，保姆，鄰居，教師，校長，萬不要在這白紙上塗上污點，等到塗上污點了再來打，罵，罰，都是事倍功半的事情，為了實現一個誠厚無欺的社會，我要求有機會和孩子接觸的人對孩子說實話，允諾了的一定實踐，以身立信，使孩子們永保這可以開金石，感天地的「至誠」。

女參政員談民主

記者

女參政員談民主，自然不會超出於兩個範疇之外。一個是：「民主自然要實行，但是要按班就緒的一步步來。今日人民的教育程度不夠，要是馬上實行，豈不要像還未學會走步的小孩子就想跑」，第二個意見是：惟有實行民主才能挽救目前中國危難的局面。

記者在本屆參政會期間，曾訪問了各位女參政員。

她們對於第一種意見的主張却是占着多數。譬如劉蘅靜女士就告訴記者，「提早實施憲政，恐怕不可能，在戰時召集國民大會不易，淪陷區的代表怎麼來？目前政府正在訓練人民行使四權，其實爲人民一份子的官吏，他們又何嘗懂得四權」。

陳逸雲女士也說，「即刻實施憲政怎么可以呢？人民會懂得怎麼辦？現在我們婦女第一步就該走到鄉村去，喚醒人民。要爭取婦女有當戶長的資格，鼓勵婦女參加保甲長的選舉。那麼國民大會中才會有婦女代表，婦女才會眞正走上參政之路」。

胡木蘭女士更說得明白：「政府既已表明最大的態度，要還政於民，還有什麼可爭取的？我們唯有積極培養民主精神，準備將來憲政之實施」。

唐國楨女士的意見，也是：「現在就在趕快完成地方自治」。

羅衡女士却提出了好像令人班駁不倒的話：「現在人民程度不夠，假若辦選舉，不是完全叫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包辦了才怪」？

幾位教育家如陶玄，張邦珍，伍智梅等都贊同實行民主先要從教育着手，但目前的教育制度，是否就可以教育人民眞正走上民主之路，可沒有具體的答覆。

當然女參政員中也還有歌頌民主萬能的。譬如冰心女士就說：「民主必須早日實現，勝利才會來臨。要是腐敗的兵役問題，沒有人說話，就不會改善。國共問題，要不是這次參政會要求，就不會公開，不公開更無從解決」。

劉王立明，也總苦口婆心的提出，民主，自由，團結的論調，但難得有個迴響。

其中也還有一種介乎二者之間的意見，譬如張維楨女士就說過，「民主政治，勢在必行，尤其受雙重壓迫的婦女更迫切盼望，過去英美的前例，因爲沒有民主政治，婦女

用最低的代價來換取最高的營養

陳[illegible]存

營養這兩個字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經由生疏而漸漸的熟習起來，由忽略而改爲重視，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欣喜的進步，預示着我們的國民將要日益健壯起來。然而在目前抗戰的時候，許多豐富於營養的食物多是價值很高而且不容易買到，像魚肝油，猪肝和牛奶等，鷄蛋和廣柑之類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吃得起的，因此許多人都在埋怨他們的經濟能力不能夠注意營養，竟索與放棄了這條心腸，一切的罪都歸諸於物價太貴，然而實際上許多比較價廉的食物他們的營養價值和那些昂貴的食物相差不多，只是一向常是被人們所忽略了。營養直接影響身體的健康，好的營養是由好的膳食安排而來、主婦們！你們擔負了你們一家的膳食的安排的重任，你們能忽略了這嚴重的營養問題嗎？假若你們的經濟能力並不十分充裕的話，下面介紹幾種易

的地位得而復失」，但她又說，「目前民主政治，並不一定要爭取形式的，只要精神上有民主的趨向就行，如爭取言論的公開，人權的尊重等。實施憲政形式上的完成，那怕遲到五年，十年，也不要緊，英國是憲政之母的國家，它却至今沒有一部成文憲法」。

這裏我不想批評那種是最好的意見，她們大半是國民黨員，當然不會違反今日政府在長期的訓政時期，用推進地方自治以達到憲政的步驟。但不可避免的一個事實，訓政時期的官吏，甚至於參政員，爲着要曾受過相當訓練，才好訓練人民，所以多半不是由人民中選舉出來的。因之我們要知道，一般的對於這緩慢的步驟到有着不耐煩的情緒，學習，學習，按步就班的，幾時學到家呢？！記得有參政員史良女士在某集會上曾發表過對民主的議論那是可以作爲前後對照來看的。

她說：「民主是用不着學習的，所以不能拿學習來比喻。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無論有智識與否，每個人都會管理自己的財產，官吏是由主人請來代爲管理財產的公僕，假若僕人有了錯誤，主人是有權來更換的，[illegible]，總也會照顧自己的財產，[illegible]的財產，她也會分辯得出誰是好人壞人。可以推進實行了民主的選舉，才能眞正剷除貪污呢」！

她更談論到，「中國民主與英美不同的地方，英國沒有成文的憲法，而可以實行民主，中國却是有法不守。所以如其實行憲政，更必須形式與內容並重，一方而要澈底的人身，言論，結社集會自由以眞正表現民主的內容，另方而也須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爭取形式上的民主，來定下個契約不可」。

貴的營養食物的廉價的代替品，希望能供給大家做參考！

一、豆代乳粉代替代乳粉

二、花生醬代替黃油

三、豆漿代替牛奶

四、番茄代替廣柑

五、黃豆的產物如豆腐類的食品代替肉類

六，粗的糙米或平價米代替貴的白米營養更好。

七、多吃青菜代替水菓，價廉的地瓜更是很富於營養的食物。

此外多吃青菜和豆類的食物就和吃豬肝與鷄蛋差不多，多晒太陽可以代替魚肝油的一部份的功用，因爲我們的身體經過日光晒後可以自己製造出丁種維生素來。

在計劃膳食的時候要注意，不要太偏重於某一種食物，要平均分配，然後再加上我們能有一個良好的飲食習慣，那麼就不難得到所需要的最高營養價值和每人都養成一個健康的身體了！

賈寶玉的直感生活〔二〕

太愚

（五）糾紛與反感

由於寶玉的性觸角之到處伸張，使聯起許多女性與環境的，女性們彼此之間的，女性們與寶玉之間的，以及寶玉自己內心的種種矛盾，——這是一大串的糾紛與傷害，這是沒有誰能為他們排解的。

寶玉所住的那個女兒國中，再沒有別一個寶玉和他並存，因此無從使他發成自己對某一個女性獨占的意識，也同時不懂得使自己被某一個女性獨佔。他只懂得周圍的那些女孩兒每一個人的心上都能夠留着他自己的一部份，他自己的心園中也可以無[illegible]栽植女性的花朵。衣食照料，起臥相陪，固然完全需要幾人；可是如果缺少了一個[illegible]明快的晴雯，那怡紅院中也[illegible]變成只有[illegible]般的庸俗世界。心神交往雖然只有一個黛玉；可是人情體貼柔善動人的寶釵也斷不能任其隔離；而在黛玉的孤高和寶釵的融洽之外，實在必須有一個[illegible]人一[illegible]精神[illegible]的史湘雲。至於麝月、[illegible]兒、[illegible]、芳官、小紅，五兒等等，當然[illegible]都各有[illegible]人之處。所以寶玉對女性的語言中，所用的都是「你們」和「她們」這種多數人稱。當寶玉挨了父親的打，分明是寶釵一個人來看他，他卻還說：「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既是她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她們如此，……也無足歎惜了。」又晴雯來看他的時候，他說：「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甘心情願的！」他所接受的好[illegible]是一種，他所為犧牲的也是一樣。這一種在他的心上當然也是很有尊嚴的；但他既不同於現代人能分到這一個是友情，那一個是戀愛；也不同於前代人能分別着[illegible]是[illegible]個[illegible]關係，那個是配偶對象。他自己分明[illegible]道心[illegible]只有林妹，誠然不假，然而據云說：「見了姐姐就忘了妹妹。」也確是事實。我們在他的生活裏，看不到甚麼固定的婚姻概念，甚至於也沒有戀愛的自覺。他平時和那些女性相處，只有生活意趣的向背與情感交流的問題，因此那些女性對他只有爭取不夠的感覺，而沒有對他絕望的。她們個個人都來爭對他有若干的不滿足，也就是都想以着永遠[illegible]他；於是女性們彼此間的糾紛就[illegible]從她們的世界裏消失了終止。

關於女孩兒們彼此之間的對立，作者提供了數量豐富的資料，我們只舉明顯畸形變化的小故事來研究一下：

……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裏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她們去？」……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你既在這裏，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個說話玩笑豈不好？」寶玉道：「咱們兩個做什麼呢？……我替你篦頭罷！」……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她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了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麼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

這就只是她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聽唿地一聲簾子響，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怎麼磨牙了？咱們倒要說說！』

『……寶釵只顧著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那個所在……不想黛玉因遇見湘雲約她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那黛玉卻來至窗外，隔着紗窗往裏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旁做針線，旁邊放着蠅刷子，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縮，手握着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忙也來看；才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她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裏不讓人，怕她取笑，便忙拉過她來道：『走罷……』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她走了。

晴雯，襲人，麝月之間和黛玉，寶釵，湘雲之間的紛爭促起寶玉的災害，他常在這些人的爭鬥中被圍困，被割裂，不但不能依他的主觀獲得調解，而且往往把一切的刀鋒還集在自己的身上。[12]他能與一般社會隔離，能戰勝自己的愛慾，但總不能擺脫這一種無窮無盡的糾紛與煩惱，於是有一次受了襲人責勸之後，他突然激發出虛無主義的反感來了。他模倣着莊子的文筆續寫——『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減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邃其穴，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

又一次，他苦心孤詣地想消弭黛玉湘雲之間的衝突，結果卻更壞，於是感悟到一切苦惱都是由於有他自己之存在而生——

細想自己原爲怕她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如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13]『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襲人笑道：『他人隨和，你也隨和，豈不大家彼此都有趣？』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言及此句……不禁大哭起來……提筆立占一偈云——『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寫畢……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寶玉這樣似乎「空悟」的表現，雖給了以解釋作辯求道的根苗，然而這只不過是一時之間蘊蓄的反射而已。但他所煩的實在並不真是「花」「麝」「釵」「玉」的各具其美貌聰明這一客觀事實，而在於自己不能兼容並蓄，安然享受，以致「迷眩纏陷」。他所苦的並不在於她們的造作，而是她們大家「彼此」「你我」之見太深，而他自己「悲喜」「親疏」難於適當，昔日調停，勢而無功；這並沒有什麼深沉；因此一經黛玉寶釵等人的非笑，他這些行徑就立刻瓦解了。因爲他的實際的「立足境」畢竟只是「寶釵的仙姿」和「黛玉的靈竅」所給他的感性生活；除此之外，試問寶玉哪還有什麼更有力量的人生依據呢？

（六）靈與肉

許多論者對於寶玉的聰明或愚蠢，倔強或怯弱，孤高或卑俗等等矛盾的性格，尤其是他在情愛關係中的靈與肉的兩個方面，常常感到模糊。在他的傳記中隨處都閃爍着黑與白兩種相反的光色；因此寶玉戀愛的本質成爲難於說明的謎。

作者對於寶玉的個性生活之描寫，要算是真寫實主義的；但不肯以傳統的觀念範圍

爲了寶玉所有的記錄。凡寶玉自己的體驗或對別人性愛上的觀點，讀者都可以從當中觀察得到；我們若要說明他在性的肉的感愛與靈的探究上，先從他與秦鍾的友誼提出。在書的一開始先暴露了寶玉和秦可卿花襲人的故事，而在與秦鍾的那種關係上寶玉斷不比薛蟠高明。不過作者接着描寫他和黛玉的童年之愛（第十九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却是完全純淨無邪的素材，使人感到既無拘束，也無隱匿。蔣玉函私贈寶玉茜香羅，其中的關係是曖昧的；寶玉看到寶釵白潤柔美的手腕而動撫摩之念，看到金釧兒打瞌睡而施以誘惑，這當然都不是高尚的情緒；但他移情於齡官之畫薔，欣然於晴雯之撕扇子，却又非祇知皮肉享樂的世俗公子之所能。此外，硬要吃鴛鴦嘴上胭脂和服待平兒理裝兩個故事，恰好一個是直接的肉感衝動，一個是深曲的精神體貼。他對於農人家女孩兒一見動心和對於劉老老所說偷柴女兒極爲關切之情，也恰是一個屬於當前的實感，一個屬於深遠的領會。他見了饅頭菴的智能兒就和秦鍾搶着要她送茶喝，見了櫳翠菴的妙玉却不勝其悲戚惶恐之情，這又顯然一肉一靈一濁一清的對照。作者對於這些都巨細不遺的刻畫出來，以求寶玉個性表現之充分。

寶玉個性中的肉與靈的兩個構成分是不可分割的；作者早已從警幻仙子口中加以詮釋。作者最能理解一個男性對於女性的要求與接觸必須是肉與靈相一致的；他譴責「皮膚濫淫」，他同時也否定了假惺惺的純精神戀愛，他描寫寶玉的心情都是靈肉渾合的表現；譬如——

……寶玉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眞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若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便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歌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

寶玉這種煩悶以及那些書所給他的誘致是從肉到靈的，所以，他對黛玉說出『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又曾當着黛玉對紫鵑說『好了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而最動人的應當是第三十二回「訴肺腑心迷活寶玉」一段對話——

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寶玉點頭歎道：『好妹妹，你別哄我！……你皆因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我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裏夢裏，也忘不了你！』

寶玉這段『心事』不想正說給襲人聽見了，使她感到『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一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能免此醜禍！』足見寶玉「睡裏夢裏對黛玉所緊擬想像的決不止於白日見面聊何談心之類的事。

我們不要忽略了近代靄理司與弗洛埃特各位學者的理解；一切靈的表現正是肉的昇華，最深刻的肉感才能開出最鮮美的靈之花。以追求意境生活獨著於大觀園的黛玉也會一個人在瀟湘館中無意地低吟着『每日價情思睡昏昏』的西廂詞句。然而寶玉與晴雯的關係，究竟不同於襲人；寶玉與黛玉的關係，究竟不同於寶釵；再具體地說，寶玉的個性與興趣究竟不同於賈璉賈珍賈蓉之流，寶玉在兩性世界中無羈束的馳騁着自己的情慾，從某一點說，比璉珍蓉之流還有過甚之處。可是我們能從他的行動言談中看出他對兩性關係的一貫的中心意識，就是說在他身上肉感的吸引抵不過性靈的追求；家庭的倫理與命定的婚配論，壓不倒情意的自由；此其所以金釧兒投井的悲劇遠不如齡官對他冷淡

給他的刺激來得深刻：寶釵的溫柔體貼遠不如黛玉的執拗猜疑反增加對他的吸引。至於他對於金鎖和金麒麟這種命定婚配象徵物，雖然也曾一時感到好奇的興趣，但他曾不留情面的表示反抗了。幾次當着黛玉譏他自己的佩玉，這還不夠：在絳雲軒午睡時，寶釵坐在身邊，他從夢中說道：『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這是作者替寶玉發表的最堅決的宣言；因為作者能知道寶玉婚姻的金玉命定以外何另一種主觀力量乃是他的自由意志。如果寶玉的本質中沒有這一點倔強，這一個個人的情感與宗法的壓力所迸擊而成的悲劇就不能成立了。

寶玉雖然『偏說木石姻緣』，可是他這「姻緣」的內容似乎不同於世人所想的婚配的範疇：因為他不但從沒有泛涉到什麼「當婚當嫁」「娶妻生子承嗣香烟」這些庸俗的概念，乃至於傳統文人才子的「比翼鳥」「連理枝」的想像他也沒有過。他只固執着和這一羣——甚至於凡所可能遇到的，優秀女子相廝守到死為止；而就中所絕不可少的自然是他的愛之國中的「萬國之王」的林黛玉。他似乎不能理解那些女孩子們彼此間排他意識存在的必要，他只企圖以自己的熱力與涵容使一切女性們完無阻害地並存於他的周圍——不，應該說並不是以他為中心，而是他把自己沉放在一個和諧的女兒海中。已此也可以說他從沒有具體的婚姻企圖；有誰能從紅樓夢書中找得出寶玉為完成婚姻而掙過的事蹟呢？有誰能發見他對那許多女性有什麼計劃的安排嗎？他永遠在「無事忙」；忙什麼？不過是應接不暇地為那些女性盡心盡力罷了。他本能的地經常以最敏銳的感覺注視着許多女性們心身的舒適；他以極細密的思考和勇毅的精神分担她們的苦難。他為襲人留酥酪，剝栗子；為麝月梳頭；為平兒很細心地預備脂粉，洗燙手帕，為香菱不辭勞碌地取裙子。他以撕扇子博晴雯的一笑，以嘗蓮子羹解玉釧兒對他的怨忿之情。藕官為了紀念同性愛的亡友私下燒紙，而遭遇到迫害，寶玉臨時替她扯謊搪塞；春燕折了柳條被老婆子追着挨打，寶玉為她掩護；王夫人房裏　失了玫瑰露茯苓霜，寶玉便費盡心機與平兒設計，由他自己代人受過冒任下來，以開脫柳五兒玉釧兒和彩雲的罪罰。在這許多事件中，如果說寶玉還有他自我之存在，那便是他把為她們服務為享樂；凡是以使她們安慰的事他便從神經末梢通到血液中獲到無上的快感。作者曾極深細地描繪出關於晴雯撕扇和平兒理裝兩段故事中寶玉的精神享受。但這種習性在別人眼裏看來便成為不可理解的癡呆。傳道學家派了兩個婆子來探望他之後，她們背後還在觀諸着——

『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相貌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獃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大雨淋的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有人就自哭自笑，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綫頭都是好的；糟塌起來，那怕值千萬的，都不管了。』

寶玉的這種在女性面前的自貶的[illegible]與變態心理，雖然還未達到「求異性虐待狂」的程度，然而正如弗洛埃特所指出，其源頭都出發於性的衝動，也就是他所謂「原始性唯樂原則」經過壓抑過程而產生的化裝表現。具體說來，寶玉日夜生活在活躍鮮妍的女性羣中，對他的原始衝動之誘發太繁密也太強烈了，一方面傳統的教條既不能拘囚他使他精神「淨化」，另一方面究其實不能獲取百分百的自由，於是把遍對多數女性隨時佔有隨處佔有的唯樂原則，一變而為甘願為她們效勞受氣的形式。

寶玉這種局部昇化的兩性生活，比起珍璉蓉一流，照通俗的說法，畢竟還謂算是屬於靈的一方面。

（未完）

大道上的一根細草

——一個漂泊少女生活的片斷——

葉露茜

[illegible]的女人，發[illegible]一直縈繞著我，使得我沉悶的心境，好像那陰雨的雲天，逐漸地灰黯下來，我深深地為了亞玲的來信，敘述她那悲慘悒鬱的生活，而嘆息著。

亞玲的年紀還輕，身材長得嬌小玲瓏，相當聰明活潑，在江南，她算得有幾分姿色的名媛，教育也受得不壞，愛好文藝，常常和些作家們來往，有些時候甚至動筆寫兒，在當年，倒還算得是個小作家呢。

可是她的脾氣有點壞，過分驕傲到是女底自尊與驕傲。實在說，她所接觸的嬌飾奢靡的上流社會，和她家庭的一貫寵愛的環境，也是夠養成這位嬌小姐傲慢易怒的性情。但是由於受了進步的智識階層的影響，在她的生命裏，潛存著一種頑強鬥爭的精神，她懂得應該怎樣貢獻給人群，並且為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工作，而在她富於充滿了想像的頭腦中，已經充滿了新穎而創造的思想。

亞玲還在十八「妙齡」的當兒，便已經讀過不少關於「愛情」的小說書籍，尤其是文豪屠格涅夫的著作，更能攝取她的神魂，亞玲覺得屠氏筆下所描繪的「愛情」，太真純，太偉大了。於是對於祖國儒戲般勤於她然而十分誠的青年們，都感到無比的厭惡，她開始逃避這群追逐著，同時在她心靈上也被莫大的寂寞和冷清日深一日地苦惱著。

「七七」抗戰的炮火，和「八一三」全民總動員的熱烈情緒，也同樣燃燒起來亞玲的愛國熱忱。離了溫暖的家庭和親友，她勇敢地跟著一個救亡工作隊，到各地奔走宣傳，一直輾轉顛沛入川，長期工作的辛勞，使她對於「愛」的憧憬，感到迫切的需要，她追求「愛情」的欲望愈烈，逐漸超過她當年獻身給人群的熱忱了。

她所遇到過的愛戀，可也真不算少，祇是她始終感不到滿足，雖然她也曾有過一度熱烈而又甜蜜的愛情生活：在她辛勤奔波了三四年之後，她認為現在她才真正把「愛情」抓到了，他們快樂地生了一個有一雙晶亮的圓眼睛的漂亮女兒：但是這幸福的時日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他們都是有血性的青年，為了不甘沉寂地留守在後方，便到西北去從事拓荒工作，就在狂風捲得砂石滿天飛的日子，那男的便長眠在無垠的曠野裏，永遠依偎著寒霜，常同戈壁為伍了。「愛情」？還會捉弄人的，就這樣又從亞玲身上悄然溜逝了。

可是這能夠說，亞玲所失去的，光只是「愛情」嗎？這個打擊，險些兒令亞玲翻不轉身來，幸好她的血性裏，還流著那頑強不屈的滋質，她意識到自己的責任的重大，往後的日子還長得很，兩個人的工作，需要她一個人來肩當了。同時，那幾隱底小東西要生活，要成長，無論如何她也不能頹廢下來呀！眼淚和哀愁磨鍊就了她堅強的意志。就這樣，她和凜冽的冰霜，暴戾的風砂，抵抗！鬥爭……從窘迫中得到新生！她認清祇有「工作」，才是挽救她悲慘運命的彗星！正在這個苦難的日子裏，我和她交結了很好底友情。

四年後，一個奇遇的時機把她送回到重

回來了，偶然間她碰到了一個男孩子，她彷佛從這男孩子的眼睛裏，又看到了她所丟失了的什麼，我拉了她一把，她扭轉身清醒過來，並含着羞慚的意味說：「我真疲倦啊，我很需要平靜地休息一下！」我輕柔地伸過手去撫慰她，她便緊緊地偎倚在我懷裏，在經歷了人世的冷酷和辛酸之後，現在她祇祈戀着慰安！

別後，偶然聽到一點關於她的不太確實的消息，有人說她正在一個印刷機關裏當着公務員，又有人傳說她失蹤了。一時關於她的消息，簡直使人迷糊得很，但我始終對着這大道上的一根細草，無限懷念！她正像一根在風雨中飄零的嫩草，沐浴着曉夜的甘露，承受着日月的溫煖孳潤而幽美地成長着，可是在這雜亂悠長的大道上，不知有多少牛馬車輛和行人來往地在踐踏啊！這棵挺秀的細草，就是從這些空隙裏，偷偷地生長起來；有些時候給牛馬不經意的踐踏了一下，祇要不是致命的要害，她又會慢慢地抬起頭來的，因此我默禱着，備經摧折的亞玲，該不會再遭受任何意外的摧折吧！

又是一個偶然的遇合！——

「玲，好嗎？」我問。

「沒有什麼！」她那瘦削的臉龐上，開始有了兩朵玫瑰紅暈。

「妳，怎麼？……」我注視着她腹部，可有點臃腫。

「哦，我結了婚。」

「同誰？」

「是個××大公司總經理底鄭君」。

「那生活一定很富裕囉」

一陣淺淺的微笑掠過她紅豔底嘴角：「唔？」順手她撩了一下蓬鬆的捲髮。

「那麼，妳從此就……？」她被我威嚴底視綫逼得不安起來。

「……」她斜過頭去，撫摸着她那打扮得真像個洋娃娃樣的乖女兒，這小天使正在貪饞地舐着一塊朱古力糖。

我試着仔細從她那含笑底面頰上，尋找所謂華麗的痕跡，我懷疑她有些迷醉於少奶奶生活的安閒，她簡直沒有想到出來工作的意念呢。

流浪的生活，又使我遠別了山城，當然也沒有辦法再看到亞玲，但我們還維繫着文字的往返，最近兩次的來信說到她新近分娩了一個男孩子，跟着生產來的却是一身的病疼：發寒熱，胃痛，貧血，以至……

非常掛念她這突然的病恙，急忙發了封信去問個詳情，不久她的回信來了：

「當初，我因爲覺得他的文采豐度，都很像過去我在上海所交的那位朋友×，於是我愛上了他，到重慶，我們却時常鬥角，甚至爲了芝蔴大的一點事，也會引起彼此的不悅，悲痛之餘我開始發覺自己是一個多末不幸的可憐蟲！孩子生了以後，口角也更厲害了，於是我得了產後虛弱症……，

「我現在的生活，就是整天忙着給丈夫養兒子，給阿公抱孫孫，乏味至極！……即使我現在算是吃飯不用自己撐，自己燒，這又有什麼幸福呢？

「雖說阿公有些錢，可是「錢」總不是自己掙來的呀！……何況還是阿公意興了，便賞幾個化化，說來又多麼丟臉，難受……

「孩子一下地就欠乳，再加上嘔氣和病，一點奶就沒有了。雇了一個多月的奶媽，孩子顯然因營養不足瘦弱異常，這是作母親的罪過……我對不起自己所受的一點有限的教育，更對不起自己所養育的兩個同母異父的孩子，所以妳可以想像得到，我是怎樣苦痛地，在這見不到陽光的牢獄裏，受着煎熬啊……」

我的眼前呈現出一個嫵媚，活潑，明幹的熱情女郎；和一個久經磨折，細嫩的額角上，留下生活痕跡的紋路，淚滴浸染得面色蒼白的少婦：這倆個是亞玲極端對比的影像。我奇異着，曾經在苦難中奮鬥過來的倔強姑娘，會恁般懦弱衰感！

「對於自己的病，我從來不加理會，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慢性的自殺政策！一個人在世上，這樣乏味地活得太多的年歲，不也是

傳浪些麼？」這語十足窮喪的口吻，我不敢相信眞是亞玲說出來的。

然則亞玲，她的確是自己爲生活在牛角尖裏的人啊，幾次我勸她出來工作，她都認爲退隱太久，從牛角尖裏探出頭來，會摸不到方向。但是她仍想自此和她底小老板分居，並且再度打起奮鬥的勇氣，我珍重她這份可喜的信息，我鼓舞她，在我寄她的覆信裏，是這樣地強調着：

「玲！出來吧，出來吧，爲了工作，爲了孩子，也爲了妳蓬勃的志願！我們需要妳，國家也需要妳！

「可是，妳將用怎樣的方式和她分居呢？失掉了感情妳一定會感到更大的淒涼寂寞，妳能夠忍受麼？吃過苦的人，還可以吃苦，但也最怕吃苦！……我的意思是說：你是否已下最大的決心，準備好用什麼來彌補這將要纏繞你的無邊的淒寂！

「我厭惡那慢性自殘的，委靡妥協的生活態度，更耽心妳耐不住冷清後的狂妄……玲，記住！祇有參加「工作」，獻身給「工作」，才是拯救妳復生的唯一的出路！」

匆忙跑到郵局，把這紙投進信箱，不覺發」一口氣，新的喜悅和希望，又引領我沉緬在一個新的境地，我似乎看到因氣餒而顯得遲鈍了的亞玲雙眸子，又炯炯地閃爍着智慧愉快的光芒，重新振作起戰鬥的姿態這根行將萎折的細草，再度欣欣向榮地在初夏的陽光下，崩蓓而壯起來了。

沉睡在牛角尖的人們，該是活動的時候啦！

婦女界大小事

（一）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頃連夜趕製棉衣三千套，交由婦女慰勞總會慰勞黔邊作戰將士。

（二）中國婦女慰勞總會重慶分會爲響應陪都各界慰勞黔桂邊境守土將士委員會勞軍獻金，特定十六十七兩日在市區舉行獻金遊行。

（三）抗屬優待委員會決定三十四年度起介紹有生產能力之抗屬入本市公私工廠工作，抗屬子女入公立學校求學，改爲全部免費。

（四）在美生長之華僑李夫人，因所駕飛機於十一日二十三日在蒙大拿大瀑附近失事殞命，享年三十一歲，供職美國婦女空軍服務隊，一九三二年開始參加該隊服務，其夫李應徵現服役中國陸軍。

（五）美國戰時工業工人中，女工佔三分之一，卽三個工人中，有一個女工。

（六）美國人口總數共四千七百萬人，男子服兵役者現計四百五十萬人，女子服兵役者現計五十萬。

（七）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二日七日電，海軍飛行部隊，頃擬以婦女在大陸之一切飛行部隊担任飛行傳令兵。

伯爾格來德的少女——菲娜

陳菱香

伯爾格來德的亞歷山大街被法西斯改名希特勒街，在這條街上，有個中學，伯爾格來德的軍事統領——德國人左斯渣夫，格拉伯爾中校霸佔了這個學校的校舍，驅逐了裏面的教員和學生。他利用這個學校的建築作他們的辦公室；同時人員事務所也設在裏面，在希特勒街上是熙熙攘攘的。汽車往不停的奔馳着，大街建築的周圍，都佈滿了殺氣騰騰的法西斯匪兵，他們是從黑衫隊裏挑選出來的，佩有標章，看起來，腦筋完全沒有的。

學校和外面，隔了一道木垣，在門口是看不出什麼的；但是每一個伯爾格來德的市民，塞爾維亞人都曉得有成千成萬的塞爾維亞人關在那裏的露天裏，有年齡很大的老年人，也有拖着孩子的母親；青年人留在此地的很少，都上山參加游擊隊，他們為了本國人民的自由，誓與不共戴天的仇敵法西斯戰鬥。

法西斯也向游擊隊挑戰；可是他們挑戰的方法，是很特別，格拉伯爾中校親自簽署一道命令，凡是沒有得到他的允許而擅自離開伯爾格來德的人，就認定參加游擊隊，游擊隊的父親，母親，老婆和孩子，都要捉去當作人質，假使德國人被塞爾維亞人打死了一個，他就從希特勒街伯爾格來德中學集中營裏，捉出五倍以上的婦女，小孩和老頭來抵命。

格拉伯爾中校每天到達辦公室的時候很遲，早餐後，就閱讀游擊隊與法西斯戰鬥的情報，統計德國人在前一天被游擊隊打死的人數。

格拉伯爾在進了豐盛的早餐以後，就按起鈴子，拾起手鞭，呼喚衛隊，命令他們到集中營去挑選替游擊隊償命的人員。這件事情，他從來不委託別人辦理，砍掉老年人的頭，和從母親的懷裏，勒死她的嬰，這些殘忍無人道的事情，他都幹得出。

有一回，一對恩愛的夫婦，表示不願意分離，於是號天大哭，緊緊地擁抱着，結果他們還是免不了一場毒打，格拉伯爾中校親自動手硬擋抽搐着的丈夫從妻子的身邊拖開。凡是被法西斯挑選出來的人員，沒有那一個不是當作畜生看待的。他們常用一根長棍，把人質趕進停在門口的卡車裏，昨天游擊隊打死了十六個法西斯匪徒，今天就有八十個絲毫無罪的塞爾維亞人爲那十六個無賴償命。格拉伯爾中校因爲有這種兇橫殘暴的功勞；所以在他的胸前掛滿了許多的獎章。

街上的運貨車叫吼了，被判決的人質送到城外處決，起初，法西斯強迫他們挖洞之後，命令這些不幸的人們，排成一行，當然他們完全明白自己的命運，所有這些可憐的人們——小孩和老頭婦女與女孩子——都很氣魄的揚起了自己的頭，在他們的眼睛裏，放射出強烈的憎恨光芒，他們知道，明天槍斃都是一樣，只要法西斯佔領着統治着他們的祖國，和在塞爾維亞一天，那麼，南國的游擊隊也是不會饒恕他們的狗命的。

× × × × ×

菲娜、德拉格卡是一個年華二十，皮膚淺黑，身材高大而美麗動人的女孩子，當時南國所有的男女青年幾乎都逃出了伯爾格來德，上山當游擊隊去了，菲娜還是留存家裏；因爲她要看護重病的母親，和三個年幼的弟弟。菲娜的父親去世了，他在烏希茨地方倒下的，也是一個反戰法西斯的英雄，全塞爾維亞都曉得這位瑪爾科，德拉維奇，只有

法西斯還不知道。不然的話，他的妻子和孩子們，早已被法西斯匪徒謀害了。

菲娜的家就在集中營附近，當法西斯拷問人質的時候，她親自聽見過他們慘痛的號泣；當塞爾維亞人——游擊隊的父親，母親，老婆，和孩子由集中營送到刑場時，她也親眼看見過他們無辜的犧牲。因此，她和每一個塞爾維亞人一樣，在她的心裏，對于塞爾維亞人民的壓迫者，燃燒着一種不可熄滅的憤恨。上山當游擊隊去吧，菲娜常常這樣的思索着；但是我的年幼無知的弟弟和無依無靠的母親又怎麼辦呢？她曾有數十次掘出了父親埋藏的武器和炸彈，可是在沒有最後決定拋開母親和弟弟的時候，她又把掘出來的傢伙埋藏起來了。

菲娜跑到街上看看，人們避開不敢望她，因爲在塞爾維亞，都把可以攜帶武器而儒怯留在家裏的人，認爲是賣祖國的叛徒。

法西斯劊子手格拉伯爾中校對于塞爾維亞人民的殘暴行爲，達于極點，他殺害了許許多多的人質。

芳齡二十歲的菲娜，實在不能忍受下去了，她明白自己的母親弟弟將遭遇怎樣的命運；但是她決定離開家庭。她的母親，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她是塞爾維亞的母親，她爲了祖國的自由，已經犧牲了自己的丈夫和兒子，但她並沒有哭泣着，當她和女兒分別時，以性女熱愛的眼睛，盯住她的女兒，全身戰抖地爲她的前程祝福！但在臨走的一刹那，又把女兒叫在自己的面前，她的心裏頭，突然發生了莫大的紛擾和不安，然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時在菲娜的胸部已掛有兩顆手溜彈。

菲娜向母親告別後，就向不遠那邊走去，她以絕不動搖的決心，走到隔壁人家的門口，當她看見了學校門口的衛兵，就由掩蔽場所跑開了，卸下胸前的手溜彈，並極準確地向剛從汽車上下來的格拉伯爾底腳跟擲去，投下了第一顆，又接着投第二顆。菲娜代表塞爾維亞人民，對于這個兇惡的法西斯劊子手，執行了死刑的判決。

一瞬間，週圍變成黑漆一團，泥土也飛揚起來了，菲娜趁着這個機會溜走，她翻越木垣，和着房屋的廢墟，跑到了伯爾格來德小丘，加入了游擊隊。菲娜想起了城內的弟弟和母親，心裏非常難過，她很清楚，所有游擊隊員的親友，都被法西斯判決處死了，所留給游擊隊隊員的，只有同志間戰鬥的友愛，和千災百難的祖國。

× × × × ×

德國的討伐隊，是三四個摩托化師編成的，他們同游擊隊開火了，並壓迫他們向夏巴茨方面退却，這時每一個鄉村，和每個十字路口，都與德國人進行着戰鬥；游擊隊忘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支撐着祖國一尺一寸的土地，他們逼迫法西斯侵略付出最高的代價。

德國人從伯爾格來德跑到夏巴茨，行走了一百五十公里，一路上被游擊隊消滅了不少，德國人企圖在游擊隊分四路渡過沙伐河之前，就能佔領夏巴茨，這樣，德國人可以強迫游擊隊分裂爲幾個小隊，而沒有會合的機會，這個如意算盤，可以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完全破壞，就是游擊隊能將夏巴茨支持若干的時間，使分散的小部隊可以聯合成大部隊，這就說明爲什麼擁有一萬五千居民的夏巴茨，變成了英勇事件的中心。

每一棟房屋，每一條街道，統統變成了堡壘，游擊隊和夏巴茨的居民、都抱着勝利或死的決心，在戰鬥的前夜，一切作戰命令，就是伯爾格德的少女——菲娜發出的。

× × × × ×

當時菲娜離開伯爾格來德，並沒有多久的時間，她已經參加了許多次英勇的戰鬥；並且每次都是站在最前列，游擊隊員非常尊敬她，公舉她當游擊隊長。菲娜領導的游擊隊，就在伯爾格來德的山地活動，她要爲受若干困苦的塞爾維亞人復仇，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破壞德國侵略者，菲娜同自己的游擊隊不止一次混入伯爾格來德，潛近支隊駐

的發展擴大的時候，而游擊隊本身組織也隨着發展了。

現在菲娜同自己勇敢的游擊隊，正進行着保衛夏巴茨的光榮任務。德國人有五次十次的想架設浮橋渡過沙伐河，但游擊隊都粉碎了敵人的企圖，他們只能在距離夏巴茨很遠的地點渡河，和包圍夏巴茨，實際上，這對于事實有什麼幫助呢？

敵人從僱傭托化師向夏巴茨衝擊；但是游擊隊並沒有後退一步，最激烈的抗鬥，就在「左拉」紡織工廠的周圍展開了。那裏的紡織女工——婦女和少女，都非常勇敢地和游擊隊一起戰鬥，工廠變成了戰鬥的中心，法西斯的節節進攻，但是英勇的保衛者——游擊隊和紡織女工，每次轉入反攻，並有許多次擊退了優勢的敵人，當然有許多戰士倒下了；可是敵人的進攻，徒勞無益，夏巴茨的保衛者在生命最後的火花尚未熄滅的時候，他們是決不停止戰鬥的，他們不饒恕敵人；同時也不希望敵人饒恕自己。

娜是一個極其勇敢的游擊戰士，蓬勃的生氣，和韌性的意志，帶給了她的同志們，她使用自己揚溢的精力，和英勇的榜樣，處理一切事情，她竭力爭取自己的兵力，和進行鞏固夏巴茨的保衛。

紡織工廠週圍進行激烈戰鬥的第三天，德國人切斷了工廠和城市的聯絡，敵人把游擊隊的機關槍打壞了。同時游擊隊的彈藥也接濟不上了，假使游擊隊在最短的時間內得不到援救，那麼工廠會馬上落在德軍的手裏，這時菲娜情急智生，命令將幾輛裝羊毛的車子運來，裏面藏着有機關槍，於是她繼續抵抗敵人，結果突入德軍的陣地，紡織工廠得到了彈藥，又支持了相當長的一個時間。

但是德國人調來了生力軍，他們用重砲轟擊夏巴茨，每天晚上夏巴茨城市都在燃燒着，好像火炬一般，可是經過了一星期，它還是在游擊隊的堅持戰鬥之下，屹立着不動，每一條街上，都在進行巷戰肉搏，婦女和孩子們，也拿起了各種武器，協同游擊隊作戰，他們雖有很多戰死了；但是夏巴茨的保衛，終於還是勝利了。

在保衛夏巴茨的戰鬥中，菲娜也英勇犧牲了，她為了祖國的自由，為了塞爾維亞的解放，一直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和最後一口氣。

夏巴茨的保衛戰，可說是塞爾維亞人民反對德國侵略者的轉捩點，退却的游擊隊渡過了沙伐河，聯合成一支統一的和更堅強的游擊部隊。菲娜的游擊隊協同夏巴茨居民和「左拉」紡織工廠的女工們，阻住了整個的德國軍隊，在這一方面，菲娜領導的游擊隊，實在起了光輝的作用。

塞爾維亞人民的戰鬥仍在繼續着，全塞爾維亞，每一個游擊隊員都知道菲娜是一個最優秀和最英勇的女游擊戰士，在夏巴茨城下，她領導過塞爾維亞人民進行了反對德國侵略者的光榮鬥爭。

附註——這段故事，係由蘇聯「少年先鋒社」出版之抗敵故事集中翻譯出來的。

孩子的天性

——本能的，不可壓制的，無所懼怕的——

舒雪鴻譯

她一定要壓碎它，她一定要捻碎它！她一定要從那個細腰的螞蟻[illegible]上看到它的擺動，那個螞蟻嚼着一顆草，還在她的大拇指和食指的中間掙扎着。「哈哈！螞蟻！我要在一分鐘內把你捻成兩半。」

但是她[illegible]把沙土撒在她的頭髮裏，她的頭發癢了，她必須要搔搔。在螞蟻堆的前面蹲了一會兒，瞇視着酷熱的蔚藍的天空，然後用她捏着螞蟻的手的小指一邊搔撥一邊就走開了。她覺得很舒適，無論到那裏她都是覺得很舒適的。

現在她看到了在她的旁邊長着一叢紅百合花，她把她的鼻子拚命的伸到百合花朵裏面去，因而把花朵弄碎了。忽然間她想到了那個螞蟻，現在她真要夾住它的細腰把它捻成兩半！

「迦爾！我的孩子！你做什麼？」

迦爾看了看，又是那雙腳，那雙不準八腳的腳！

「姑奶奶，我正在捻碎它的細腰。」

她頗着那不像是夏天穿的長的黑色衣服向上看着。在到她姑奶奶坐的地方去的一路上，她聽到一個聲音：「迦爾，你一定不要弄死它，哎！你一定永遠，永遠不要弄死它！」

「永遠不要嗎？姑奶奶？」

「永遠不要。迦爾，你要設身處地的認為你就是那個螞蟻，然後你就會感覺到在你捻它的時候，那是怎樣的痛了。」

「啊！」這女小孩子跳起來了。她已經變成了那個螞蟻，現在她知道了那個螞蟻在掙扎着要脫逃，同其他螞蟻一齊溜走。她把螞蟻放走了，在黑衣服的後面喊叫着：「我永遠不弄死它，永遠不！」然而她不再感覺快樂了。捻死螞蟻的願望是消失了，而一種好玩的事情是沒有了。她張開了嘴，死盯着弄碎了的紅百合花，她失望的嚎啕大哭起來了。

她同貓和那個來玩的男孩子赤着身子坐在海岸上，滿身淌汗。他們三個都是黃褐色的淡棕色的像妃糖的顏色。雖然貓兒還穿着它的皮衣坐在那裏，不能夠脫去它的衣服，但是不出汗只有它一個。來玩的那個男孩子坐在一塊石頭上，他的兩條棕色的腿分開了搓弄着一塊木頭。女孩子和貓兒坐在他的腳邊看着他。那天很熱，天空是蔚藍色的。女孩子覺得很舒適，無論在那裏她都是舒適的。

來玩的那個男孩子有短的頭髮，不像她的那樣長。除此以外他很像她。在他的胸部的兩邊，每邊都有一個小點，和一個凸出的肉瘤，同她所有的一模一樣。但是在他的腹部下面懸着一個她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小東西。她向下面看看她自己並不是也有那樣東西，她沒有。男孩子動了。她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那東西前後的搖動着。貓兒舉起它的爪子就是一抓，男孩子搓弄着木頭，看着貓兒，貓兒而後面看看，然後又舉起它的爪。迦爾緊握住那爪，拖住貓兒[illegible]，他笑了。

那雙不準人動[illegible]，衣服和聲音跟着又

來了：「迦爾，你不可[illegible]是不要有象那樣子的玩法。」

「為什麼？」

「我說過你永遠不要那樣，哎，你是沒有教導的，你是沒有開化的，你幼稚得使人簡直沒有辦法，你答應不那樣做嗎？」

「答應！」

那不準人動的脚走開了，女孩子抱着貓兒淚倒在沙土上，把她哭着的臉兒貼着那同她的溫暖的赤着的身體一樣顏色的貓的毛兒。她不再感覺到舒適快樂了。「貓兒，我的鼻子濕了，淌着鼻涕，我要在你的毛上把它擦乾，哎，我的貓兒！」

母雞們踩着食槽，彼此擁擠着，尖叫着，用它們的啄吸飲甜食，然後灣回頭，閉着眼怪樣的吞下去。一隻雄雞來了，把它們都趕走，獨吞了那些食物。小女孩子就用一顆石頭向它投去，雄雞衝了，臥在地下不動。

迦爾跪在它的旁邊：「喂，睜開一隻眼睛！好不好？那有什麼關係。」她把雄雞溫存的貼在她的肚子上，哭泣着：你是一隻強硬的雄雞還有強硬的腿，「你給我走一走看！」

那長的衣服，永恆的脚，又來到了她的面前。迦爾向上看了看。「哎，迦爾，我的美麗的黑雄雞死了嗎？」

小孩子不再[illegible]了。「什麼[illegible]什麼？」她說。

「那是什麼？那是世界最可怕的事情。那就是不能再活着，每一個人都會遭遇到的，你也會遭遇到的。我們會死，死，全都死。哎，我的美麗的雄雞，你是怎麼回事呀？」

「他剛纔那樣做的。」

「做什麼？」

「死掉。」

「哎，不是，迦爾，是你要傷害它，而且你又向我說謊。你現在先不要問我說謊是什麼。哎，一個小，小女孩子就是一個不聖潔的，使人捉摸不到的東西，你傷生，你說謊，你行為不檢。」

現在天色是暗了，夜幕籠罩了這小女孩子的周圍。夜晚裏安全的躺在緊密的床裏是她最喜愛的 以前她在一個小而溫暖的安[illegible]好久。現在她已[illegible]一隻[illegible]好像以前什麼都是[illegible]好的那時候一樣。女孩子覺得[illegible]道現在是夜晚，並沒有到明天。

沒有一個人來不準她做這做那。現在她可以假想她又坐那螞蟻的前面，並且捻着一個螞蟻的細腰。祇有這一次她才真正把它捻成兩半。她真的，真的把它捻成了兩半！她笑了，她舒適，她快樂，她的身子蜷成了一個球。

迦爾檢起一塊石頭向着雄雞拋去，然後又擁抱着它盯視着它的黯淡的眼睛。雄雞並不在意它的死去，沒有人注意它的遭遇，隨便什麼都是快樂的，她也是快樂的。在明天沒有到臨以前，沒有人來干涉她。

她蜷屈着身子臥在那裏，她的全身充滿了舒適的感覺，什麼都是快樂的，

（譯自九月份美國讀者文摘）